

僖文宣成

左傳二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七

僖公三

甲申二十三年

是歲杞成公卒弟姑容立是為桓公宋襄公卒子王臣立是為成公楚成

得臣帥師伐陳

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

頓亦陳邑子玉築其城而還子文以為之功

子文以子玉取二城有功使為令尹

使代已為令尹叔伯曰

叔伯楚大夫子若國何

對曰吾以靖國也

子文言我正以安靖楚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

言子玉有大功設若不得貴仕其人能靖者與

則其人能安靖不矜有

幾

言能安靖者不○晉惠公卒

亾人

時重耳出亾在外懷公命群臣無得從其行者期期而不至無赦

上聲○懷公命無從

下期音暮一年也懷公與其國中親戚相約滿一年不召歸者殺之無赦

從重耳在秦時狐突二子狐毛狐偃皆從重耳在秦國重平聲弗召狐突不召二子歸晉

懷公執狐突以其子不歸故執之曰子來則免言召二子歸則不殺汝對曰

子之能仕言凡人子長而能仕父教之忠則為之父者必教之以忠於所事者古之

制也此皆古人之法也策名委質質形體也言人臣之名書於其王之策委身體而君事之

貳乃辟也而復有二心則加罪也辟婢亦反今臣之子名在重耳

貳也是教之懷二心也父教子貳父不教子以忠而教子以二何以事君何

刑之不濫用刑而不濫及於無辜君之明也此乃吾君德之明也臣

之願也而為臣者之所願也淫刑以逞若乃淫縱其刑以逞所欲誰則無罪如此

則誰不可加以罪而殺之也

臣聞命矣臣已聞君之所命矣乃殺之不肯召二子故殺之

卜偃稱疾不出見狐突無罪而被殺故也曰周書有之康誥云乃大明

服言君大明則民心服已則不明懷公自不明而殺人以逞其

欲不亦難乎不亦難以服人乎民不見德晉國之民皆不見君之德而唯戮

是聞但聞有無辜而被戮者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也○晉公子

重耳之及於難也遭驪姬之難事在五年難去聲晉人伐諸蒲城晉獻公使

寺人披蒲城人欲戰欲與寺人披接戰重耳不可不肯接戰曰保君

父之命言為臣子者所恃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而受其養祿於是乎

得人有君父之祿故有人而校既得人矣乃用其人罪

莫大焉其罪莫大於此吾其奔也乃踰垣而走遂奔狄遂奔狄人

寺人披蒲城人欲戰欲與寺人披接戰重耳不可不肯接戰曰保君

父之命言為臣子者所恃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而受其養祿於是乎

得人有君父之祿故有人而校既得人矣乃用其人罪莫大焉其罪莫大於此吾其奔也乃踰垣而走遂奔狄遂奔狄人

之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子季趙衰趙風之弟也魏武子

魏犢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時從行者不止此五人而獨舉此者以賢而有功者言之從去聲下同

反頡奚狄人伐廬咎如廬咎如亦狄別種也魏獲其二

女叔隗季隗狄人獲其二女長曰叔隗五罪反納諸公子狄人以

於重公子取季隗重耳自生伯儵叔劉生伯儵叔劉生二子長曰伯儵次曰叔劉儵

音以叔隗妻趙衰以長女與趙衰生盾生一子名盾即

即位乃逆盾與將適齊重耳將去謂季隗曰待我二十

五年不來而後嫁重耳臨行屬對曰我二十五年矣

十五年其又如是而嫁汝既不來而使則就木焉

時甚久又如是而嫁我更嫁他人則就木焉則我

納諸棺矣豈請待子許不嫁而待之文公即位處狄十

復可嫁乎狄人歸季隗而留其二子

二年而行重耳以五年奔狄過衛初過衛國衛文公不禮焉

不以禮出於五鹿五鹿衛地名乞食於野人重耳以文公不

於五鹿野人與之塊與重耳公子怒怒其已欲鞭之欲鞭

子犯曰子犯狐偃字也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稽首受而載之

重耳乃稽首謝天受其及齊去衛而齊桓公妻之

塊而載於車稽音啓齊桓公妻之以女

嫁重有馬二十乘四匹為一乘凡八公子安之重耳遂

於從者以為不可時桓公卒諸侯叛齊故將行從者欲

謀於桑下與重耳共謀蠶妾在其上姜氏養蠶之妾適

所以告姜氏蠶妾歸告姜氏以姜氏殺之恐其謀泄而

故殺妾而謂公子曰姜氏謂子有四方之志言汝將有

其聞之者謂桑上蠶妾吾殺之矣吾恐泄汝之公子曰

無之重耳言我無欲去意姜曰行也姜氏勉重耳使行懷與安實敗名言

其所愛安其所居實足以敗壞功名公子不可重耳終不欲行姜與子犯謀姜氏遂與

子犯謀所以去公子之計醉而遣之乃醉重耳以酒遂載之於車而去醒重耳既醒方知已去

也齊也以戈逐子犯怒其去已故及曹去齊而曹共公聞其

駢脅駢猶比也脅肋也曹共公聞重耳駢脅蓋其肋欲

觀其裸裸亦體也駢脅非裸不可浴伺重耳裸薄而觀

之乃逼近僖負羈之妻曰僖負羈曹大夫其吾觀晉公

子之從者謂我見公子重耳從行之人皆足以相國觀其人物皆可

若以相重耳若遂用夫子必反其國夫子謂重耳也言必復歸晉國而為

君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既歸晉國必得志於諸侯而

誅無禮既霸諸侯而誅責曹其首也曹觀公子駢脅子

盍蚤自貳焉謂僖負羈何不及乃饋盤飧僖負羈乃以

重耳音孫寘璧焉臣無外交故置玉於殮公子受飧反璧

重耳但受其食及宋去曹而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共八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亦不以叔詹諫曰

諫鄭文公臣聞天之所啓大凡天意所人弗及也非人所晉

公子有三焉公子重耳有三事天其或者將建諸觀此

故知天意或者欲建立之也君其禮焉勸鄭伯以男女同姓古者娶

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也其生不蕃若男女同姓則是無別晉公

其姓則卜之也

子姬出也

重耳犬戎狐姬之所生也

而至于今

其子孫宜不蕃而重

耳至今

一也

此可以觀天

離外之患

不靖晉國

而天不安靖晉國使多禍亂之

殆將啓之

此天意欲開導也

也

此可以觀天

有三士足以上人

言趙衰狐偃賈佗三士之才皆足以居於

人而從之

而三人者皆從重耳以行

三也

此可以觀天

晉鄭同儕

實同儕等儕士皆反

其過子第

其有晉國子弟過於鄭者

固將禮焉

猶當以禮待之

天之所啓乎

況重耳乃天意所欲開導之人而不可不以禮待之乎

弗聽

卒不禮之

去鄭而

楚子饗之

楚成王饗重耳

曰公子若反晉國

言重耳若得復晉國

則何以報不穀

不穀諸侯謙稱言何以報我蓋以探重耳之志氣也

對曰子女玉

帛

子女謂妃妾也玉圭璧也帛幣也

則君有之

則楚君自有之

羽毛齒革

鳥之羽毛

獸之齒革可

則君地生焉

則楚國之地所產也

其波及晉國者

其餘

波沾及於

君之餘也

皆楚君享用之餘始及晉也

其何以報君

言晉國無

物可以

曰雖然

楚子言雖是如此

何以報我

必有以報我者

對曰若以

君之靈

言若假借楚君之威靈

得反晉國

使我得以復歸晉國

晉楚治兵

修治兵

遇於中原

而二國之兵相遇於中原之地

兵當退三舍

而避楚兵

若不獲命

若退三舍而楚不其

左執鞭弭

鞭馬捶也弭弓末之無綠者弭莫爾反

右屬橐鞬

屬著也橐鞬受箭者鞬以

受弓者鞭與弓當分在兩手

欲避右帶橐鞬

以與君周

旋然後與楚交

子玉請殺之

子玉成得臣也畏其志大故請殺之

晉公子廣而儉

廣大者易至奢儉者公子能修之以儉

文而有禮

文華者易至於

傲慢而公子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能約之以禮能約者易至能濟之以寬容從

去聲忠而能力忠誠者未加力而晉侯無親晉侯指

以其忌克外內惡之外之諸侯內之臣民臣聞姬姓唐

叔之後晉姬姓國始封其後衰者也其文侯子孫日以

也其將由晉公子乎能與晉者必天將興之使公子與

意誰能廢之誰能逆天意違天必有大咎我若殺之是

大咎乃送諸秦楚遂送重耳秦伯納女五人秦穆公以女

耳懷嬴與焉懷嬴公子圍之妻蓋重耳之姪奉匭沃盥

匭盛水器也沃澆水也盥洗手也言懷嬴奉匭既而揮

之既而以濕手揮重耳怒曰懷嬴怒秦晉匹也言秦晉

其勢何以卑我汝晉公子我秦女也何公子懼重耳恐

已降服而囚乃降服自他日他日異公饗之秦伯饗子

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狐偃自言我不如請使衰從請

趙衰從重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也義取朝公賦六月

六月小雅篇言尹吉甫佐宣王北趙衰曰重耳拜賜趙

使公子拜謝公子降拜稽首稽首頭至地也公降一級

而辭焉秦伯下階一級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

耳六月詩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重耳敢不拜重耳敢

秦伯之厚賜乎

乙酉二十四年杞桓公宋成公秦伯納之秦穆公納重

耳於晉是為

文及河將渡也子犯以璧授公子子犯狐偃蓋重耳之意欲要

君為誓言此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絡頭也

從君而奔走於天臣之罪甚多矣言多得臣猶知之猶我

自罪而况君乎况吾君而不知其罪請由此此言君自

我請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此重耳設誓之辭

于此也投其璧于河蓋以為質

者有如水言我心即汝心如濟河遂渡入於曲沃晉宗朝于武宮武公以曲沃并

音朝使殺懷公于高梁懷公奔高梁使人追而殺之呂

卻畏偪呂甥卻芮皆惠公舊臣恐為文將焚公宮而弑

晉侯欲殺文公以寺人披請見寺人內官也名坡公使

讓之披曾伐文公於蒲且辭焉且辭曰蒲城之役五年

使寺人君命一宿獻公命汝女即至汝不待宿而即日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其後我奔狄國從狄君女為

惠公來求殺余惠公又使汝來命女三宿惠公命汝

中宿至汝不待三宿雖有君命言二者雖奉獻公何其

速也而汝何來夫祛猶在祛衣袂也蒲城之役披斬其

於反女其行乎言我不欲以舊怨殺對曰臣謂君之入

也答言我意謂吾其知之矣庶幾知君若猶未也若猶

君人又將及難將有禍難乘於其後難君命無二大凡

命者不可古之制也此是古法除君之惡謂前人奉命

有二心



以為君唯力是視為君除惡當盡蒲人狄人言公在獻

除惡也吾力而為之蒲人狄人言公在獻

時則為狄人余何有焉我彼時視汝為蒲狄之今君即

位今公既即位其無蒲狄乎安能知無起自蒲狄齊桓

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莊公九年魯納子糾與齊戰于

不怒乃用管仲為相射君若易之言公若反易齊桓之

何辱命焉則我將自去無行者甚眾懼罪而出奔豈惟

刑臣豈獨我哉披奄公見之文公乃召以難告告呂卻

宮作亂也文公遂潛會秦伯于王城呂卻焚初晉侯之

豎頭須豎小吏也名守藏者也為文公守庫藏者其出

也文公之竊藏以逃頭須竊其庫盡用以求納之盡用

求納文公及入及文公求見頭須求見文公辭焉以沐

文公以方洗謂僕人曰頭須謂公沐則心覆言沐則低

覆也覆音心覆則圖反心反覆則凡心之所宜吾不得

見也心志反常宜吾居者為社稷之守言群臣居國者

行者為羈紲之僕其從行者所以負其亦可也或居或

可何必罪居者何必以居者國君而讐匹夫為一國之

夫相懼者甚眾矣如此則畏罪者僕人以告以頭須之

公遽見之文公遂晉侯賞從亾者文公賞前日相從出

介之推不言祿介姓推名公之微臣也之語祿亦弗及

文公頒祿亦推曰獻公之子九人言獻公有唯君在矣

不及於推也

羊

八人皆歿獨 **惠懷無親** 惠公懷公皆 **外內棄之** 外之諸

文公存焉 **天未絕晉** 天意未肯 **必將有主** 必命賢君 **主晉**

臣民無 **祀者** 主晉國宗廟社 **非君而誰** 非屬之文公 **天實置之**

言天意實命文 **而二三子以為已力** 乃以文公之復國

公以主晉祀 **不亦誣乎** 不亦誣妄 **竊人之財** 世有偷竊他 **猶**

為已力 **謂之盜** 猶且名 **况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 立君天之功

道不亦失乎 **下義其罪** 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為立 **上**

**賞其奸** 在上者以立君之勲賞盜 **上下相蒙** 下義其罪

是上蒙其下 **難與處矣** 難與之並 **其母云** 介之推 **盍亦**

**求之** 言汝何不 **以死誰對** 雖不求而 **對曰尤**

**而效之** 尤過也我以彼貪天者為 **罪又甚焉** 則我罪又

**且出怨言** 且我已出 **不食其食** 不當更食 **其母曰亦使**

**知之若何** 亦當使其知之也 **對曰言身之文也** 人之有

文飾其 **身將隱** 吾身且將隱 **焉用文之** 何用假言辭以

反 **是求顯也** 若自言之是迹雖 **其母曰能如是乎** 賢之母

乃曰汝乃 **與女偕隱** 我願與汝俱 **遂隱而死** 母子俱 **晉**

能若是乎 **侯求之不獲** 文公使人求 **以緜上為之田** 遂以緜上之

以供 **曰以志吾過** 志記也言以此 **且旌善人** 且以旌表

也 **王將以狄伐鄭** 襄王使人如鄭助衛請滑鄭伯 **富**

**辰諫曰不可** 言狄不可伐 **臣聞之** 臣之所聞 **大上以德**

**撫民** 言上聖之人以德撫民一視其次親親以相及也

其次聖之人則親其所親也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二叔

也咸猶和也周公攝政管蔡流言而挾武庚 **故封建親**

戚故大封同姓之 **以蕃屏周** 以爲周室之藩籬屏 **管蔡**

**邠霍魯衛毛聃邵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 此十六國者皆

文王之子也穆生昭文王屬穆故其子爲 **邠晉應韓武**

**之穆也** 此四國者皆武王之子也昭生穆武王 **凡蔣邢**

**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此六國者皆周公之嗣也 **祭**

音蔡胤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王時卿士也類善也厲

羊晉反 **故糾合宗族于成**

**周** 於是糾合宗族於 **而作詩曰** 此詩小雅常棣篇也有

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而富辰乃以 **常棣之**

**華** 常棣棣也常如字與 **鄂不韡韡** 鄂華外發也韡韡光

發者豈不韡韡然而光明乎以興兄弟和 **凡今之人**

今世 **莫如兄弟** 言今豈無他人而 **其四章曰** 常棣之

之人 **第闕于牆** 闕狠戾也牆言在 **外禦其侮** 言兄弟在家內

扞異族之 **如是** 以此詩 **則親雖有小忿** 則知兄弟之間

侵侮也 **不廢懿親** 懿美也言親親之美 **今天子不忍小忿** 言

爭今不忍 **以弃鄭親** 鄭與周同姓是懿親也 **其若之何**

其將若 **庸勳親親** 用其有功 **暱近尊賢** 親其道路近者

之何也

**聾女** 德之大者也 此四者是德之大者 **即聾從昧** 就其耳目聾者與

**頑用器** 與其心頑者 **奸之大者也** 此四者是奸之大者 **弃德崇奸**

有此四德而棄之 **禍之大者也** 此二者為禍之大者 **鄭有平惠之**

**勲** 平王東遷晉鄭馬依惠王 **又有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

厲王之子宣王 **弃嬖寵而用三良** 棄嬖寵謂殺申侯用

叔為政是 **於諸姬為近** 諸姬姓國惟 **四德具矣** 四德謂

也近也賢也言鄭具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五聲宮商

有耳而不聽正 **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五色蒼赤白黑

聲是其聾也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行道而有得之

也別彼列反 **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盡已之

宜之謂義有心而不法 **德義之常是其頑也** 謂忠以

實之謂信有口而不談忠 **狄皆則之** 狄人以此 **四奸具**

信之言是其器也 **矣** 四奸謂聾昧頑嚚言 **周之有懿德也** 當周公盛時 **猶**

**曰莫如兄弟** 而周公作詩 **故封建之** 而大封建 **其懷柔**

**天下也** 懷撫也 **猶懼有外侮** 猶恐有外 **扞禦侮者莫如**

**親親** 其詩言兄弟外禦其侮故知 **故以親屏周** 故以同

為周 **召穆公亦云** 周公作之召公 **今周德既衰** 富辰言

之德既 **於是乎又渝周召** 以鄭之親而伐之是變 **以從**

衰微矣 **諸姦** 以狄之姦而崇 **無乃不可乎** 棄德崇奸禍之 **民未**

**忘禍** 莊十九年有子頹之亂僖十一 **王又興之** 今王用

是興 **其若文武何** 言將廢文王武 **王弗聽** 不從富 **使頹**

禍也 **其若文武何** 王之大業也 **王弗聽** 辰之諫 **使頹**

是興 **其若文武何** 王之大業也 **王弗聽** 辰之諫 **使頹**

叔桃子出狄師周大夫 類叔桃子二子皆狄伐鄭師伐之 取

檠取鄭之檠 邑檠音歷 王德狄人王之德 將以其女為后將立狄女隗氏

為富辰諫曰不可言狄女不 臣聞之曰臣之所聞如 報

者倦矣大凡報人之施者 施者未厭彼責我之報者其

去狄固貪懽我狄之性本貪懽 王又啓之今以其女為

也貪女德無極婦女之志近 婦怨無終遠之則忿 狄必為

患言致怨狄女必 王又弗聽又違其諫卒 甘昭公通於

隗氏甘昭公即子帶也 食邑於其隗襄王知 王替隗氏之遂廢

后狄 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太叔即甘昭公也 頹

襄王廢狄后恐狄怨 大敗周師大為狄 王出適鄭襄王

鄭國處于汜汜鄭地名也 ○宋成公如楚宋襄公為楚所敗成

馬還自楚 入于鄭過鄭 鄭伯將饗之欲享 問禮於皇武

子皇武子鄭卿也 鄭對曰宋先代之後也謂商 於周為

客周尊先代以 天子有事天子有祭 膳焉則賜之胙肉

有喪天子有喪 拜焉則王特拜 豐厚可也言天子尚尊

厚其禮以待之可也 鄭伯從之遂加禮以 ○王使來告難襄王使

告太叔帶之 曰不穀不德我謙稱不穀云 得罪于母弟

之寵子帶子帶襄王同母之弟故曰母弟 鄙在鄭地汜

鄙野也言得罪於母弟致魯與周同姓故 臧

使我野處於鄭國之汜地稱之曰叔父 臧

文仲對曰荅王 天子蒙塵于外謂之蒙塵 敢不奔問官

守官守王之群臣也天子至尊不敢斥言故但曰奔問官守守去聲鄭伯與孔將鉏石

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三子皆鄭大夫也省其官司具其器用省息井反

而後聽其私政鄭之君臣先省視官具而後聽其國政禮也得先君後已之禮

丙戌二十五年是歲衛文公卒子鄭立是為成公秦伯師于河上秦穆公出

將納王將納周襄王也狐偃言于晉侯曰子犯言于晉文公云求諸

侯莫如勤王時文公有圖霸之志故子犯勤其納王乃所以求諸侯也諸侯信之勤則可以取信于諸侯

且大義也削平禍亂與復王室天下之大義也繼文之業昔平

而信宣於諸侯如此則信義宜

使卜偃卜之使卜偃以龜卜其吉凶曰

吉得吉兆也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昔黃帝與神農之後戰于阪泉勝之今得其兆

故曰吉也阪音反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言我無黃帝之德不敢當此兆也對曰周

禮未改上偃言周德雖衰而周公之禮未改今之王今日之古之帝也即

之五帝也言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也公曰筮之復使以著筮之筮之遇大有之

睽本卦為大有之卦為睽蓋九三爻變也睽頌圭反曰吉筮亦吉也遇公用饗于天

子之卦也周易九三爻辭曰公用亨戰克而王饗阪泉

之兆是戰克也筮得大有之卦是王享也吉孰大焉皆吉也晉侯辭秦師而

下文公辭秦師使還而以晉師順流而下蓋欲自專納王之功也右師圍温時太叔

居于左師逆王迎襄王于汜也王入于王城襄王復歸于周取大叔于

温晉右師圍温而獲大叔殺之于隰城晉人殺之也温隰皆周邑名晉侯朝王

朝襄王于王城朝音朝王饗醴襄王為之設享禮置醴酒命之宥命之以幣物以助其歡也

請隧掘地通道曰隧王之葬禮也文公請用此禮是弗

許襄王不許曰王章也王云是禮所以章顯未有代德言周

也代周之德而有二王若晉假天子禮亦叔父之所惡

陽樊温原攢茅之田豈周之得已哉晉于是始啓南陽

呼曰倉葛陽德以柔中國中國有禮義當刑以威四夷

夷狄無庶耻故宜吾不敢服也言我中國也柰何以待

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謂居此地者孰其俘之也若之何

也乃出其民文公乃逐出其地焉冬晉侯圍原原人亦不服

命三日之糧晉命軍吏原不降圍之三日猶不服命去

之文公命晉謀出謀謂使人密探曰原將降矣謀者報

將軍吏曰請待之軍吏請於文公公曰信國之寶也文

言國家以民之所庇也言民無得原失信言我已命退

是雖得一原而何以庇之無信何所以滋多得原所得

失信於我師也多退一舍而原降於是退三十

丁亥二十六年衛成公齊孝公伐我齊孝公桓公之子

自為盟公使展喜犒師僖公使展喜以酒食使受命于

故伐之展禽使展喜受其辭命於展禽以與齊侯應答也展禽

齊侯未入竟魯竟音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齊侯未入竟魯竟音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齊侯未入竟魯竟音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齊侯未入竟魯竟音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齊侯未入竟魯竟音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齊侯未入竟魯竟音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

**玉趾** 趾足也展喜言我魯君聞君親為此行也 **將辱於敝邑** 言齊侯肯以玉趾辱臨魯國也

**使下臣犒執事** 不敢斥尊者故託言來犒齊執事之臣也 **齊侯曰魯人恐乎** 孝公問魯人曰小人恐矣展喜言在下之君子則否

**曰小人恐矣** 展喜言在下之君子則否 **君子則否** 在

之君子則 **齊侯曰室如縣罄** 此如字當讀作而字罄盡也言居室而資糧懸盡矣

不 **野無青草** 在野又無蔬也 **何恃而不恐** 言魯之所恃

我乎 **對曰恃先王之命** 言所恃者先成王之命故不恐畏耳 **昔周公太公**

**股肱周室** 周公魯之祖太公齊之祖言 **夾輔成王** 言二

成王左右夾 **成王勞之** 成王嘉二公之功而慰勞之 **而賜之盟** 與

持而輔相之 **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此盟誓之辭言齊魯載在

**盟誓** **盟府** 載於盟書而藏於司盟之府也 **太師職之** 其盟書別為副本 **桓公**

**是以糾合諸侯** 爾先君桓公為盟主而謀其不協 諸侯

和協者則謀 **彌縫其闕** 諸侯有闕失者而匡救其災 諸

有災患者則 **昭舊職也** 言桓公所以若是者蓋 **及君即**

相與正救之 **位** 諸侯皆望於齊焉 **曰其率桓之功** 諸侯感

庶幾能率循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 言魯恃子孫無相害

恒公之功 **曰豈其嗣世九年** 魯人咸曰齊君嗣而弄命廢職

也 **其若先君何** 設使棄命廢職 **而弄命廢職**

豈有嗣世九年而遽肯棄 **其若先君何** 將如先君桓公

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乎 **恃此以不恐** 魯之君子恃

何 **君必不然** 以此知齊君必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夔

子爵楚之別封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祝融十二世孫是為鬻熊事文王其曾孫熊繹始封於楚



然則鬻熊楚之始祖而祝融又其祖之所自出也夔乃楚之別封於禮不得而祀焉楚欲滅夔姑借此說而加之罪爾鬻音欲楚人讓之責其不祀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熊摯楚之惡疾而不得嗣位鬼神弗赦言祝融鬻熊不救其疾而自竄于夔遂別夔國也竄音至夔國也吾是以失楚因此不得嗣為楚君又何祀焉言此所以不祀也○  
今按不祀禮也楚人讓之非也而夔子所以谷楚之辭復暴戾不孫如此蓋無足論者矣楚滅夔并其國也夔子歸虜其君也

戊子二十七年是歲齊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立是為昭公楚子將圍宋宋

楚即晉故使子文治兵於睢治兵習號令也睢楚邑名睢反終朝而

畢自旦至食時而畢事不戮一人時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

於蔿時子玉為楚令尹也蔿楚邑復扶又反蔿于委反終日而畢盡終日鞭七

人插之也貫三人耳以矢穿其耳也國老皆賀子文國老卿大夫之致仕者也子文使子玉為令尹故賀其所舉得人也子文飲之酒子文飲賀客以酒飲去聲薦

賈尚幼薦賈孫叔敖之父也其年尚小後至後衆客而至不賀獨不賀子文子文

問之問何故不相賀對曰不知所賀伴云不知所賀者何事也子之傳政於

子玉二十二年子文使子玉為令尹傳平聲曰以靖國也薦賈述子文靖

諸內而敗諸外薦賈度子玉之必敗故云所獲幾何言不補喪也子玉之敗子玉所以者子之舉也蓋由汝之所

舉以敗國本欲舉子玉以靖國而適以敗國將何賀焉如此則何子玉

剛而無禮言子玉為人內剛強而外無禮節不可以治民不可使之為

過三百乘若使所將兵車過二百乘以上其不能以入也其必不能入前

三子力解

敵矣甚言子文舉若使我苟隨何後之有又

子玉為不當也後焉言其楚子及諸侯圍宋諸侯陳蔡宋公孫固如晉鄭許也

告急公孫固莊公之孫也宋服晉先軫曰先軫晉下軍

軫音報施救患報宋贈馬之施救宋取威定霸取治楚

整音於是乎在矣凡此四事在此狐偃曰楚始得曹曹

而新昏于衛楚成王新娶若伐曹衛曹若先伐楚必

救之楚愛曹衛則齊宋免矣去年楚使申叔成穀以偏

於是乎蒐于被廬蒐治兵也作三軍閔公元

謀元帥元長也謂中軍帥也趙衰曰

郤穀可趙衰舉郤穀可為中軍臣亟聞其言矣言我屢

之說禮樂而敦詩書言郤穀所喜悅者禮樂詩書義之

府也詩以美刺善惡為義書以紀述政禮樂德之則也

禮以節民心為德樂以言義之所聚也禮樂德之則也

和民情為德則者法也言義之所聚也禮樂德之則也

夏書曰虞書益稷篇蓋孔子未賦納以言賦取也書言

則取納以言明試以功而考其績也車服以庸既言

而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而考其績也車服以庸既言

功然後錫之車君其試之勉文公以帝舜用乃使郤穀

服以用之也君其試之勉文公以帝舜用乃使郤穀

將中軍從趙衰之舉也明年去聲晉侯始入而教其民

文公以二十四年入晉有二年欲用之教民二年子犯

圖霸之志遂教其民焉二年欲用之教民二年子犯

曰民未知義言民未知尊未安其居民無義則苟且於

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晉納襄入務利民入國而務

之民懷生矣民皆懷戀居將用之文公又子犯曰民未

知信言民未知不未宜其用宣明也言未明於是乎伐

原以示之信退一舍以示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謂以貨物

相資易者不明徵其辭契券要約公曰可矣乎文公言

矣子犯曰民未知禮長貴賤之禮未生其共則恭敬之

心不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今年大蒐于被廬作執秩

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也新民聽不惑禮則聽上

之命無而後用之然後用民為兵以侵出穀戍明年楚

所疑惑釋宋圍又使子玉去宋所謂楚一戰而霸明年與

叔去穀遂伯諸侯也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七卷終

###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八

#### 僖公四

巳丑二十八年齊昭公元年是歲陳穆晉侯侵曹以楚

也曹伐衛以楚新昏於衛也○愚按侵曹者以報衛侯欲

與楚楚欲服國人不欲衛之國人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

以其君欲與楚故逐之三月入曹傳例曰弗令無入僖

負羈之宮僖負羈曾饋盤飧寘壁於而免其族且令無

族報施也以報前日殽壁魏犇顛頡怒魏犇武子也

雙昌周反曰勞之不圖言我軍有從役之勞報於何有

此等小惠藝僖負羈氏以火燒殺之魏犇傷於胷二子

何足報也藝如悅反同殺

僖負羈而公欲殺之魏犇被傷而愛其材欲殺魏犇使問愛其有材猶未忍也

問且視之病且視其病將殺之殺之魏犇束曾見使者束

其胃之創以見公之使者使去聲曰以君之靈言畏君之威靈不有寧也故不

故而自距躍三百距躍言距地向前三跳而越物過也杜

安寧也音巨音陌下同曲踊三百曲踊謂向上跳乃舍之音巨音陌下同

遂不殺魏犇音捨下同殺顛頡以徇于師顛頡刑已偏矣宋人

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門尹般宋大夫也楚圍宋公曰

宋人告急宋人以急告我舍之則絕若舍而不救則宋告楚不

許若告楚令退師我欲戰矣我雖欲戰齊秦未可齊秦二

肯若之何何以激二國使先軫曰時先軫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先軫獻策云今當使宋舍晉而納賂於齊秦之二國藉之告楚假借齊秦

請退圍宋之師我執曹君我晉則執曹國之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

宋人又以二國之田與宋也不言楚愛曹衛曹衛乃楚

而二君見執二國之田必不許也楚怒則決不許喜賂怒

頑如此則齊秦喜得宋賂能無戰乎齊秦必將自公說

文公悅先軫之策說音險執曹伯遂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皆以

之怒也楚子入居于申申邑在方城使申叔去穀所謂出

是也也使子玉去宋所謂釋宋曰無從晉楚子戒子玉使晉

侯在外十九年矣此皆楚子之言晉文公以五年奔狄

而果得晉國果能得晉國險阻艱難山川之險阻備嘗

之矣備嘗艱阻則民之情偽民之真情盡知之矣情偽

則見識愈明天假之年獻公之子惟文公而除其害除惠懷

患天之所置此乃天意欲其可廢乎豈人力可得軍志

曰古之兵允當則歸引此志者蓋謂我已圍宋今齊秦

矣當又曰知難而退引此志者蓋謂晉之力又曰有德

不可敵引此志者蓋謂晉侯此三志者總上三志晉之

謂矣言今與晉遇當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闢伯比之

者請於楚子求益兵曰非敢必有功也言與晉戰不願

與晉戰也棼音焚以間執讒慝之口讒慝者謂薦賈嘗言過二百乘不能

持之使讒慝之王怒楚子使子玉欲決於一戰以間梗執

不行也間去聲少與之師多

與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宛春楚大請復衛侯而

封曹衛侯未出境故曰請復衛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玉

先復曹衛然子犯曰子玉無禮哉而言子玉甚無禮君

後我釋宋圍取一君晉侯也言欲以臣取二臣謂子玉也言子玉不

取一君晉侯也言欲以臣取二臣謂子玉也言子玉不

可失矣言無禮如此當急先軫曰子與之先軫以子犯

故曰汝定人之謂禮言安定諸侯楚一言而定三國謂

且許之玉以一言而定曹衛宋之三我一言而亾之晉不許楚

國是楚能定人不可謂無禮我則無禮我則無禮不能定人而又何以戰

乎以無禮敵有禮不許楚言不許之是弃宋也則楚必

宋救而弃之本出兵以救若諸侯何則諸侯豈楚有三

施楚一言而定三國是我有三怨我是一言而三怨也怨讐

已多如此則我晉將何以戰將何以戰將何以道乎不如私許復

曹衛以攜之此下是先軫畫策也既戰而後圖之與楚決勝負也公

宛春以怒楚執楚之使既戰而後圖之與楚決勝負也公

說文公喜先乃拘宛春於衛以激楚怒且私許復曹衛

私許二國曹衛告絕於楚二國喜得晉命子玉怒使者

而二國又從晉師求戰晉師退避楚軍吏曰以君辟臣

告絕故怒是君避臣也辟音避下同且楚師老矣况楚兵久出

何故退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言用兵者以曲為老

為衰老豈在久乎言師之老不微楚之不及此文公過

享之且送諸秦故言退三舍辟之一舍三十里也所以報

也初文公與楚子云晉楚遇於中原背惠食言背楚之

前日報楚之言以亢其讐亢禦也讐謂我曲楚直如此

晉之理曲而其衆素飽楚師直氣不可謂老師老矣

我退而楚還設使我退舍我將何求則我固無若其不

還設使我退舍君退臣犯是晉君退避而楚曲在彼矣

如此則直在晉退三舍晉師退楚衆欲止楚人欲

不可子玉獨欲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

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

楚師背鄴而舍鄴丘陵險阻之名楚兵舍晉侯患之彼

楚兵依憑險阻聽與人之誦曰與衆也恐衆畏險原田每每言晉可以

曰原以喻晉君美盛然每音梅舍其舊而新是謀言晉可以

不必念楚舊音捨公疑焉晉文疑衆謂子犯曰戰也勉晉文

戰而捷而設使戰必得諸侯晉必可以若其不捷而設使戰

表裏山河而晉國外河必無害也言有山河猶可自公曰

若楚惠何言我過楚時欒貞子曰貞子欒漢陽諸姬漢

之南衆皆姬姓楚實盡之楚實盡之今楚盡思小惠而忘大耻思

贈送之小惠而忘其耻楚實盡之不如戰也不若與楚一晉侯夢與

楚子搏搏徒手楚子伏已而盥其腦盥也晉文夢與

於晉文身上而以口楚子相搏楚子伏是以懼懼其夢子犯曰吉言夢我

得天晉侯向上楚伏其罪楚子向下吾且柔之矣腦所

物者今人用猪腦消皮是也言楚子嘒晉侯之腦則是

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子也至是請戰請於晉也曰請與

君之士戲以戰為戲見子君馮軾而觀之軾車前橫木

以觀戲也馮音馮軾音馮得臣與寓目焉子玉稱名謂我亦因晉侯

使欒枝對曰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言我晉君已楚君之惠

謂有贈送之惠未之敢忘言所以未戰者以不是以在此所以

於為大夫退而為汝退三其敢當君乎豈敢輒與既不

獲命矣今既不得楚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敢煩鬬勃戒

屬戒爾車乘戒爾車乘敬爾君事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明日平旦請相見以決戰詰起吉反晉車七百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五萬二千五百

人鞞鞞鞞鞞言驂馬之飾也皮在背曰鞞約其胃曰鞞腹帶曰鞞勃絆其足曰鞞鞞鞞見反鞞羊

晉反鞞倚兩反鞞音半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有莘故國名晉侯登此以觀晉

魚反丘曰少長有禮晉侯大蒐而教民以禮故少者在前長者在後也少去聲長展兩反

其可用也言可用以戰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遂伐有莘之木以增益攻戰之

具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若敖楚之先君子王之祖也百人為卒此蓋子

王之親曰今日必無晉矣輕敵如此安得不敗胥臣蒙馬以虎皮

胥臣即司空季子也時為下軍佐以虎皮蒙其馬先犯陳蔡時陳人蔡人屬楚

右師潰陳蔡皆奔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

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時欒枝將下軍使輿曳柴起塵詐為衆走遁徒困反楚師

馳之楚兵以為真遁故逐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狐毛將左軍狐偃其左也

以晉之上軍左師潰楚左軍亦敗楚師敗績左右師皆敗晉

師三日館穀食楚軍穀三日至于衡雍衡雍鄭地也晉兵還至于此雍去聲作王

宮于踐土踐土亦鄭地襄王聞晉戰勝獻楚俘于王獻

獲楚之軍卒也王饗醴王設享禮置醴酒命晉侯宥命之幣物以助其歡王命尹

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尹氏王子虎皆周卿士叔

命晉侯為侯伯也周禮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輅大

金輅也祭祀所乘戎輅之服戎輅軍輅也兵事所其服則鷩冕也

一彤弓赤弓也彤矢百每一弓則旅弓矢千旅黑弓也

十矣賜之弓矢得秬鬯一卣秬黑黍也鬯香草也卣中專征伐也旅音盧

三事月解



酒而實之於也賜桓鬯者使祭其宗廟用以降神也桓音巨鬯音暢虎賁三百人禮

與周同姓故敬服王命天子之敬事以綏四國諸侯之國

糾逃王愚其有惡於王者糾而逃音陽晉侯三辭三辭天從命

然後拜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文公

而言再拜稽首以奉揚受策以出書而出出入三覲未

命則三辭已受命則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王庭踐土

也以王子虎為盟主者尊王人也同盟者要言曰為要

晉侯宋公齊公蔡侯鄭伯衛叔武莒子也音曰要皆獎王室言諸侯皆當無相害也不得私有渝

此盟有敢變今明神極之則神明俾隊其師使之墮墜

其民也無克祚國其國者及而玄孫第四代孫無有

老幼及其玄孫無問老君子謂是盟也信謂踐土之盟

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謂城濮之役能以文初楚子

玉自為瓊弁玉纓弁皮弁也纓所以結於頷下而未之

服也子玉為此弁先戰先戰城濮之夢河神謂已曰界

余子玉夢河神告云以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蒍澤

同謂水草之交也蓋神意謂我弗致也子玉不肯以榮

能賜汝地利助汝戰勝女音汝弗致也致之河也榮

季曰榮季楚人然而利國言苟以一猶或為之忠臣

猶肯况瓊玉乎成尚不愛何况瓊玉是糞土也達人觀

寶玉特而可以濟師言子玉從神之有所求則國人必以

糞土爾而可以濟師為陰得神助用命爭先故云可以

言曰要

音腰

濟師將何愛焉何必愛此糞弗聽子玉終不肯曰非神也

敗令尹子玉戰敗後乃曰令尹其不勤民蓋由我不能

實自敗也今日之神何預焉既敗戰敗之後王使謂之曰楚王使人

謂曰大夫若入言汝若欲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楚滅

邑也言其子弟皆從子玉戰子西孫伯曰子西孫伯曰子西鬬宜申

心也子大得臣將死子玉已將自殺二臣止之我二臣者

殺曰君其將以為戮且勸子玉往及連穀而死子玉反

而楚王無赦命故自殺也晉侯聞之晉文公問楚而後喜可知也喜

於頰曰莫余毒也已晉侯言子玉既死薦呂臣實為令

尹薦呂臣叔伯也代子奉已而已但能奉已苟不在民

矣言其無○晉人復衛侯踐上故聽其歸也甯武子與

衛人盟于宛濮武子名俞孔子稱其邦有道則智邦無

人為盟焉曰天禍衛國此盟誓之言謂君臣不協衛侯

楚而國人不協也欲故不和協也以及此憂也以此故有今天誘其衷今

天意悔過而誘掖衛人之中心使皆降心以相從也故能使國人皆降

不有居者設使衛臣無誰守社稷則誰與守衛不有行

者設使衛臣無誰扞牧圉則誰與扞禦養牛不協之故

今以前日君臣不相和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所以昭告于爾

誘天衷欲乞爾神誘掖衛人自今日以往既

盟之後盟言既行者無保其力群臣從君出行者無居

三傳句解

者無懼其罪群臣居於國內者無以不出從君而恐得罪有渝此盟有敢變

盟以相及也而以成賊之明神先君衛之明神與其先

是紂是殛以誅殛之也國人聞此盟也衛國臣民聞而

後不貳然後衛侯歸國而民無二心也○衛侯既入前

于京師囚之元咺歸立公子瑕二十年納賂城濮之戰

于王與晉侯乃得復歸衛殺元咺及公子瑕

城濮戰于時晉中軍風于澤風謂牛馬牝牡相誘而走失也亾大旆之左

旃亾失也大旆旗名係旒曰旃通帛曰旃旃諸然反祁瞞奸命祁

犯軍命也瞞莫官反奸戶旦反司馬殺之司馬主兵之

以狗于諸侯以示不用命師還晉兵既還舟之僑先歸舟之僑為

戎右不待而歸音橋士會攝右士會隨武子士為之攝式右之事振旅愷以

入于晉兵入曰振旅謂整行列也兵樂曰獻俘授馘俘

獲囚也馘所截耳也獻飲至大賞飲酒于廟以告至而

謂獻之于廟授謂數也飲至大賞大行賞于軍中也

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復會殺舟之僑以狗于國以其先

之民於是大服言晉民皆畏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言文

刑三罪而民服三罪謂殺顛頡狗師殺祁瞞狗諸侯殺

而顛頡獨死焉○會于温晉侯召王文公自媿強

謂之能刑可乎○會于温諸侯晉侯召王文公自媿強

侯之師朝周以温去京師差以諸侯見以會温之諸侯

近因加諷諭令王就會受朝以諸侯見而朝于王所見

音且使王狩又避召王之事欲令王以出狩仲尼曰子

修春秋乃追以臣召君晉諸侯周天子不可以訓以示

訓于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春秋曰云云言非其地

也冬獵曰狩蓋天子諸侯田獵不出封內今河陽屬晉而天王狩焉是失其地也然則晉侯召王之罪著矣

○晉侯有疾文公曹伯之豎侯豎小臣也侯貨筮史者謂納賂於晉掌卜使曰以曹為解侯有疾必

問於卜筮故納賂于筮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此以下皆筮史

為曹姜姓衛曹皆姬姓也君謂晉

滅同姓者晉與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振鐸曹始封之君

昭也鐸達各反昭如字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唐叔晉始

昭也鐸達各反昭如字且合諸侯而滅兄弟曹與晉為

屬昭故唐叔為穆也兄弟相滅與衛偕命晉私許

今晉因會諸侯而滅之非禮也故云非禮復曹衛而不

與偕復今年復衛侯而非信也許之復而食同罪異罰

曹衛皆有禮晉侯之非刑也罪同而罰則禮以行義

既今乃復衛而不復曹異故云非刑禮以行義

禮意浹洽以行之信以守禮以誠實之意而守之刑以

正邪無禮無信則謂之邪舍此三者禮信刑三者所係

君將若之何如此則無以公說言而悅之說音悅

復曹伯乃復曹伯而使會諸侯以圍許

庚寅二十九年陳共公

辛卯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文公主兵以其無禮於

晉先是文公出且貳於楚也鄭伯雖受曹盟佚之狐

言於鄭伯曰佚之狐鄭大國危矣言鄭國被圍若使燭

之武見秦君燭之武亦鄭大夫也佚之師必退以燭之

狐言若能使之見秦穆公

師必退武善為

武善為

武善為

說辭必能退秦晉之兵也公從之鄭文公從其言辭曰燭之武辭臣

之壯也言我方年猶不如人尚無才能今老矣况今已

無能為也已豈復能有為哉蓋怨鄭伯公曰吾不能早

用子鄭伯言當汝壯今急而求子今因事勢急迫是寡

人之過也鄭伯歸罪于然鄭公然設使鄭公子亦有不

利焉國公則恐汝許之燭之武許夜縋而出至夜乃懸

縋池亦不免禍也見秦伯曰秦晉圍鄭燭之武言鄭既知公矣今我

偽反自知不免若公鄭而有益於君設使鄭公而敢以煩執

事則雖勞煩秦之執事亦無害也越國以鄙遠秦在西

而晉居二國之間設使得鄭以君知其難也邊邑隔越

與秦為邊邑尚隔越於晉國也他國必難

保焉用公鄭以陪鄰何必公鄭以益晉乎鄰謂晉也言

鄰之厚晉之土地君之薄也則秦之土地若舍鄭以為

東道主若秦能舍鄭而留鄭為東道之主行李之往

來行李行人之官也謂共其乏困資糧屏屨有所乏困

君亦無所害如此則於秦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言前此

魯許納秦穆許君焦瑕河外焦瑕二邑朝濟而夕設版

馬惠公朝濟河其夕即設版築君之所知也惠公背秦

公所知素知夫晉何厭之有又言晉侯志大無既東封鄭彼既

以闢其東疆又欲肆其西封言秦在晉之西彼晉將又

不闕秦闕猶將焉取之言晉若不滅秦則將何取之以

方之封疆又欲肆其西封言秦在晉之西彼晉將又

不闕秦闕猶將焉取之言晉若不滅秦則將何取之以

音闕秦以利晉

言晉將取秦以大其疆土為已利也

唯君圖之

事勢利害如此惟秦

君自裁

秦伯說

穆公聞燭之武之說音悅

與鄭人盟

背晉而私與鄭人為

也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

三子皆秦大夫反為鄭守戍書遇反

乃還

秦伯自還

子犯請擊之

請伐秦師

公曰不可

晉文公不肯

微夫人之力不及

此言我非秦伯之力無緣得為晉君夫音扶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

因秦之力而反

害秦是不仁也

失其所與不知

秦不同心而誤與之同伐

以亂

易整不武

二國整師而來反亂

吾其還也

有此三失不以相攻擊是不武也

亦去之

晉師亦去鄭也

王使周公閱來聘

周公王之三公名閱襄王使之來聘

魯饗有昌歠白黑形鹽

僖公享之具禮有昌歠謂昌蒲菹也白謂教稻也黑謂教黍也

也形鹽形象虎反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

文足昭謂文德昭著也天子三公來聘其

主君待之當尊於國君但周公過謙不敢自比於國君耳

武可畏也

言威武之可畏也

備物之饗

如此然後有備物之享

以象其德

備物所以象其德之昭也

薦五

味謂昌歠之類

羞嘉穀

謂白黑也

鹽虎形

謂形鹽也已上即備物之享也

以獻其

功凡此所以獻其武功之可畏也

吾何以堪之

我無文德又無武功何以當此盛禮

壬辰三十一年夏四月

二今月之

四卜郊

傳例曰啓蟄而郊啓蟄即今之驚蟄

二月節也魯得郊天者以魯用天子之禮故也卜灼龜也

不從

四卜而皆不許

乃免牲

免縱也郊

禮之牲不敢猶三望

三望謂望祀分野之星及境內名山大川也

非禮也

與三望皆

禮不卜常祀

郊祀常禮必以其時不當卜也

而卜其牲日

但當

卜其牲之可否與日之吉凶也

牛卜日曰牲

既得吉日則牲成而卜郊

上怠慢也

得吉日改牛而為牲矣方且卜郊之可否

是

於古典而褻慢龜卜也望郊之細也郊大禮也望祀禮之細微者也不郊今大禮不舉

矣亦無望可也則小禮可止也傳釋經書猶者蓋可止之辭○衛遷于帝丘

避狄難也帝丘顯帝之墟也成公夢康叔曰康叔衛始相之君也相奪予享夏相

后相也昔居帝丘衛成公夢康叔告之公命祀相乃命

云我之享祀為相所奪也相去聲下同公命祀相乃命

以別設祭甯武子不可武子甯俞也曰鬼神非其族類不

歆其祀言衛非夏之後則夏之祀杞鄆何事杞鄆二國乃

當祀相也相之不享於此久矣言帝丘久無人祀也不可

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諸侯受命而封各請改祀命請

祀相之命癸巳三十二年是歲鄭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穆公晉文公卒子驪立是為襄公

將殯于曲沃殯大棺也曲沃宗邑有舊時宮廟故將往殯焉柩有聲如牛棺中有聲

若牛之鳴然柩音舊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聲自棺出故曰君命也大事謂

戎事也將有西師過軼我西謂秦也時卜偃密聞秦伐鄭之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也過

軼我謂越晉而伐鄭也軼音徹擊之必大捷焉言晉邀伐秦師必大勝也○杞子自

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等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門之管杞子使人告秦穆公云鄭人使我司其北門之管籥若潛師以來若秦密

襲國可得也則我當為內應穆公訪諸蹇叔蹇叔秦大夫穆公以

其事訪蹇叔曰勞師以襲遠言勤勞兵事以非所聞也

問之我木聞如此師勞力竭遠主備之遠方之君

而能濟事者師勞力竭其力必盡遠主備之必知之而

設無乃不可乎言鄭必不師之所為秦兵所鄭必知之

備無乃不可乎言鄭必不師之所為秦兵所鄭必知之

鄭國豈有勤而無所秦兵勤勞而無所得必有悖心必生悖逆之心而妄為也

其後三師無功遂滅滑而還悖必內反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兵行千里其誰不知人

不知秦之所為者豈能潛師而可得鄭乎公辭焉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

孟明姓百里名視西使出師於東門之外於秦東門外

乞名術白乙名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於秦東門外

蹇叔哭之必敗曰孟子呼孟明而告之吾見師之出言我但見

而不見其入也言秦兵必敗無得還者公使謂之曰穆公怒其哭

爾何知言汝有何所見中壽人生上壽百二十年中壽百年下壽者六十年爾墓之木

拱矣合手曰拱言其死期蹇叔之子與師蹇叔之子亦

哭而送之蹇叔哭而送其子也曰晉人禦師必於殽言殽地有險

而擊之地邀秦兵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夏

臯桀之祖也葬於殽之南陵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兩山相嵌

故可以避風雨也必死是間言其子必死於南北陵之間余收爾骨焉於此

地收汝之骨也秦師遂東而往焉甲午三十三年晉襄公鄭穆公元年秦師過周北門秦兵伐鄭者

門左右免胄而下胄兜鍪也兵車大將居中御者在左

左右者去胄而下車也超乘者二百乘超乘謂車正行之時超上

乘並王孫滿尚幼周之王孫名滿乃宣公二年觀之出

去聲秦言於王曰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謂過天子門不禮

秦言於王曰言於周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謂過天子門不禮

甲束兵而輕則寡謀以其輕也故無禮則脫故知其無禮

也脫謂入險而脫而易敵又不能謀又寡能無敗乎此

易敵入險而脫而易敵又不能謀又寡能無敗乎此

也脫謂入險而脫而易敵又不能謀又寡能無敗乎此



安得而及滑滑鄭邑名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鄭之商旅姓

不敗乎遇之至滑而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韋熟革也

周也因以乘為四數也遺人之物以輕先重故弦曰寡君聞

高犒秦師先以四韋而致十二牛也先去聲

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弦高偶遇秦師欲敗其謀故詐

遣我來敢犒從者言鄭君聞汝帥師親臨鄭國故

犒師也敢犒從者敢以此物犒勞汝之不腆腆為禮不厚

敝邑為從者之淹淹留於此為汝從者居則具一日之積

汝秦兵尚居此乎則鄭當為具行則備一夕之衛汝秦

一日之積也積謂蔬菜米薪也行則備一夕之衛兵便

行乎則鄭當為備一宿且使遽告於鄭遽告傳車猶今

之衛也衛謂以兵送之且使遽告於鄭之馬過也弦高

既犒秦師即使傳鄭穆公使視客館三十年秦伯使杞

遽告其事于鄭國鄭穆公使視客館子逢孫揚孫三子

戍鄭鄭穆公館之至是聞弦高之報則束載厲兵秣馬

故使人至其館視三子之何所為也

矣果見三子束矢載弓厲兵秣馬使皇武子辭焉使大

以待秦師之至而為之內應也武子致辭曰吾子淹久於敝邑言汝三子

命於三子曰吾子淹久於敝邑久留鄭國唯是脯資餼

牽竭矣資糧也腥物曰餼牛羊豕曰牽言我鄭為吾子

之將行也為汝之將鄭之有原圃我鄭國有猶秦之有

具圃也亦猶汝秦國有具圃吾子取其麋鹿汝三子何

奔齊杞子即掌北門之管者逢孫揚孫奔宋二子與杞

者故出奔宋蓋三子以孟明日鄭有備矣孟明至滑見

事不濟皆不敢歸秦也孟明日鄭有備矣鄭人來犒師

故知其不可冀也其國不攻之不克將伐之則以有

有備也不可冀也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之不繼將圍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滅滑而還此蹇

謂勤而無所  
必有悖心也  
○齊國莊子來聘  
國莊子齊卿國歸  
自郊

勞至于贈賄  
迎來曰郊勞送去  
禮成而加之以敏  
謂禮成

失禮也敏謂  
審當於事也  
臧文仲言於公曰  
國子為政  
時國莊子相齊  
齊猶

有禮  
言能以待鄰國  
君其朝焉  
時晉文公卒無伯主故  
臣聞

之  
臣之所聞  
服於有禮  
凡能服從  
社稷之衛也  
庶賴其

稷之功也是  
○晉原軫曰  
原軫即秦違蹇叔  
言秦穆公

而以貪勤民  
而貪於得鄭  
天奉我也  
此乃天與我以

奉不可失  
天意不  
敵不可縱  
敵國不  
縱敵患生  
而縱敵國

是生  
患也  
違天不祥  
違天意而不  
必伐秦師  
必邀秦師  
樂曰

未報秦施  
言秦穆有納文公之施晉  
而伐其師  
又從而

其為灰君乎  
言以君灰而即背秦施  
先軫曰秦不哀吾

喪  
言晉文公新卒  
而伐吾同姓  
鄭與晉同姓而  
秦則無

禮  
是秦以無  
何施之為  
前日之施  
吾聞之  
吾之所聞如

一日縱敵  
一日有敵國  
數世之患也  
則必遺患  
謀及子

孫  
為子孫除  
可謂灰君乎  
此乃所以不  
遂發命  
從先軫

發命而  
遽興姜戎  
姜戎姜姓之戎屬晉者  
子墨衰經  
文

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以  
敗秦師于殽  
果如

之  
必邁反  
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晉執秦  
文

羸請三帥  
文羸晉文公之夫人秦穆公之女  
曰彼實構

吾二君  
詐言彼三帥者實交構我  
寡君若得而食之不

厭言我秦君恨此三人者雖食其肉猶不以為厭是也君何辱討焉言不勞晉君討三帥之罪

也秦君得逞其志使歸就戮于秦若使三帥得歸以逞寡君之志庶幾

秦君得逞其志也若何此為可乎公許之襄公從其請而釋秦三帥先軫

朝朝襄公也問秦囚先軫問襄公所囚秦三帥何罪曰夫人請之襄公

嬴請三帥歸秦吾舍之矣先軫怒公縱之故曰

武夫力而拘諸原言我輩武夫盡力僅能拘執三帥於原野之間婦人暫而免

諸國乃聽婦人卒暫之言隳軍實而長寇讐言彼三帥者既知晉

之軍實而我縱之得去是自隳毀其軍實也三帥得歸必圖報復是我長其寇仇也願許規反長張丈反

無日矣如此則晉之不顧而唾不顧君臣之分而唾公

使陽處父追之襄公乃使大夫陽處父追還三帥及諸河至河乃追及之則在

舟中矣三帥已登舟渡河矣釋左驂陽處父乃解其左驂之馬以公命贈孟

明許稱襄公之命以左驂馬賜之孟明稽首曰孟明知其是計

遂不復還但於舟中稽首以答之稽音啓君之惠言謝晉君之惠不以累臣釁鼓殺

我累囚之臣取其血以塗使就歸戮于秦使我得歸于

刑寡君之以為戮而我秦君治我喪死且不朽則感荷君恩我

身雖死而此若從君惠而免之若賴晉君之惠三年將

拜君賜三年之後必來謝晉君秦伯素服郊次秦師既

乃素服以鄉師而哭向秦兵而哭以曰孤違蹇叔稱孤

貶損也言我以辱二三子致汝二三子以囚孤之罪也

此皆我不替孟明不廢孟明而取敗孤之過也此又我之大

之罪也

夫何罪

言非三帥之罪

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眚過也言三帥雖有一敗之過

而我亦不以掩其終身之善也○愚按秦誓作於此時而夫子錄之取其能悔過也

○狄伐晉

因

喪也

晉侯敗狄于箕

箕晉地名

先軫曰

與狄戰于箕

匹夫

種也其君為卻缺所獲焉

逞志于君

謂唾棄

而無討

而君不討我

敢不自討乎

惜

一死而不自討其罪乎

免胄

先軫乃除

入狄師

入於狄之內

死焉

為狄所殺

狄人歸其元

狄人歸其元

狄人先軫

面如生

其面猶如生

初曰季

使

文公出使他國使去聲

過冀

行過晉

見冀缺

冀缺

敬相待如賓

田中耘苗

其妻饁之

其妻饁之

饁于軫反又于劫反

敬相待如賓

如對賓客

與之歸

與之同歸

言於文公曰

文公曰

文公而使

之敬德之聚也

言人恭敬者必能收斂

能敬必有德

今

缺能敬必能聚其德矣

德以治民

有德者可用

君請用之

使文公

臣聞之

臣之所聞如

出門如賓

出門如賓

出門而敬

承事如祭

執事而敬

仁之則也

至敬如此則心存而不

公曰其父

有罪

焚公宮而弑文公

可乎

言其父有罪

對曰舜之罪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今康誥所謂兄亦不念弟不共為弟而不恭其兄即今

顯乃弗克不相及也今康誥云率由文王作罰刑茲無

以其法而治其罪不以父有罪而及其弟不以弟有罪而及其

也詩曰詩邶國風采葑采菲葑蔓菁也非無以下體

根也言采葑非者不以其根有惡而棄其葉猶用人

取節焉可也君但取其善節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從曰

言而用反自箕至是襄公敗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且居先軫之子也襄公以其父死狄故命之代其

命先茅之縣賞胥臣胥臣即白季也先茅人名以其

受命曰舉卻缺子之功也言曰季有舉卻以一命命卻

缺為卿以卻缺有獲白狄子之功復與之冀復與以其

封邑復○晉陽處父侵蔡而復即楚故侵伐之盟楚子上

救之子使上鬪勃也楚與晉師夾泚而軍泚水名晉楚之

兩岸也陽處父患楚使謂子上曰使人語吾

聞之吾之所聞文不犯順若涉水而來我必不犯順謂汝楚

險而武不違敵有武德者必不避敵謂我子若欲戰言

上果欲與則吾退舍則我晉兵當退子濟而陳汝乃渡

汝成陣遲速唯命決戰之期或遲不然紓我言汝若不

則汝當退舍而緩我老師費財言兩軍相持不退則是

亦無益也彼此皆乃駕以待乃駕馬於兵車子上欲涉

子上欲先渡大孫伯曰不可孫伯即子玉之子成水以與晉戰

無信言晉人言半涉而薄我或迫我於險而伐我悔敗

何及則必為晉所敗也不如紓之緩之也乃退舍於是子

待晉先渡陽子宣言曰乃揚言於衆云楚師遁矣言楚兵畏

遂歸處父還楚師亦歸楚子上見晉兵大子商臣譖子

上曰先是楚成欲立商臣為太子子諫止之故商臣

反受晉賂而辟之言子上受晉人之賂楚之耻也大為

之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成王信其讒而誅之

立公其罪莫大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八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八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九

文公上名興僖公子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愛民忠信接禮曰文

乙未周襄王二十七年元年陳共公六年杞桓公十一年

二年齊昭公七年秦穆公三十四年楚成王四十年王使

六年衛成公九年蔡莊公二十年鄭穆公二年公孫敖聞其能

內史叔服來會葬叔服周大夫為內史公孫敖聞其能

相人也公孫敖觀其形色知吉凶也相去聲見其二子焉以二

與難見叔服使叔服曰穀也食子穀祭祀供養者也食

相之見音現叔服曰穀也食子穀祭祀供養者也食

似難也收子難惠叔也收子謂葬子身也穀也豐下

豐下謂其面必有後於魯國言當為孟孫氏之後也按

方而豐厚也於是閏三月謂閏當在此年十一月後則

以閏三月為太近前也杜注又謂閏當在僖公之末非  
年則以閏三月為太近後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禮也**此言於禮不當在 **先王之正時也**左氏因言先王履

**端於始**歷法以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其時  
月日五星皆起於牽牛初度更無餘分以此為

步占之端故云 **舉正於中**每歲有二十四氣立春驚蟄  
履端於始也 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

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謂之節氣雨水春分穀雨小滿  
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謂之中氣每

月皆有中氣惟閏月獨無中氣也閏前之月則中氣在  
晦日閏後之月則中氣在明日舉中氣而正月則置閏

不差矣故云 **歸餘於終**置閏之法以氣盈朔虛而歸日  
舉正於中也 月之餘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也日一度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  
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三箇時辰也而一

歲十二箇月止有三百六十日更有五日零三箇時辰  
無所歸着是為日行之餘分每歲只均分在二十四氣

上所謂氣盈者也月之行也日十一度十九分度之七  
常以二十九日中強而與日合於朔是每月又有半日

弱無所歸着是為月行之餘分故月不滿三十日而有

大小蓋焉所謂朔虛者也積日月之餘分每歲常餘十

一日弱故十九年而置七箇閏月是為一章之數故云

歸餘於終也然唐孔氏又云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

一月則置之為閏此蓋不然大凡閏月前半月是前月

之中氣後半月是後月之節氣則是餘分積至半月便

當置閏矣若俟積成一月方置之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

為閏則閏月安得而無中氣邪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寒暑不忒故歸餘於

開端不差故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民心無疑惑 **歸餘於**

時序無愆過 **終事則不悖**置閏得宜則四時得所 ○ **晉文公之季年**

僖公三 **諸侯朝晉**以晉為霸主故諸侯行朝禮

十二年 **諸侯朝晉**于晉以朝之朝音潮下並同 **衛成公**

**不朝**成公恨其執 **晉襄公既祥**喪再期曰祥襄公 **使告**

于諸侯而伐衛 襄公欲繼文公為盟主故 **先且居曰**且

先軫之子 **效尤禍也**言衛以不朝晉故伐之今晉不請

且于余反 **效尤禍也**朝周是效衛之尤必致禍也 **請**

且于余反 **效尤禍也**朝周是效衛之尤必致禍也 **請**

且于余反 **效尤禍也**朝周是效衛之尤必致禍也 **請**

且于余反 **效尤禍也**朝周是效衛之尤必致禍也 **請**

君朝王

時襄王在温

臣從師

且居自將

晉侯朝王于温

從先且

先且居胥臣伐衛

胥臣白季也。愚按諸侯朝王禮也。晉侯朝王自行禮耳。

柰何以此而討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

楚子成王也。商臣穆

王也。天

訪諸令尹子上

子上闢勃也。時為令尹成王以立太子事訪而謀之。

曰君之齒未也

言成王

而又多愛

言愛子之情不專

黜乃亂也

既立而又黜

楚國之舉

奉謂立為君也

恒在少者

言楚國得立者未必長子

也。少去声

且是人也

是人指商臣也

蠶目而豺聲

其目如蠶之目其聲

如豺之聲。蠶與

忍人也

此人必殘忍。敢行不義

不可立也

按去年商臣譖

殺子上正

弗聽

王不從其諫。卒立商臣

既又欲立王子職

王多愛又欲立

職為太子

而黜太子商臣

已立而復欲黜之

商臣聞之而未察

其事未

告其師潘崇曰

潘崇楚大夫成王使為太子師商臣以廢立之事告之 若

之何而察之

問潘崇何策可

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

江芊成王之妹嫁于江國者也。潘崇教以享之而勿敬則江芊必怒而言其失也。芊音枚。從之。如潘

所江芊怒

怒商臣不敬也

曰呼役夫

呼發聲也。役夫賤者之稱。以稱商臣也。呼似賀反。

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

言汝不知敬長如此則楚王將殺汝而立王子職乃

其宜也

告潘崇曰信矣

商臣聞之告其師曰其事果如此矣

潘崇曰能事

諸乎

問商臣能為職之臣而事之乎

曰不能

商臣言我不能事彼也

能行乎

商臣能

曰不能

商臣言我不能出奔乎

能行大事乎

潘崇又問能行大事乎謂

弒君

曰能

商臣言我能則能之

十月以宮甲圍成王

商臣以太子宮之兵甲而

圍王縊

成王自經而死。商臣立是為穆王

○穆伯如齊

穆伯即公孫敖也 始聘



焉文公立而禮也得諸侯邦凡君之立新君之立卿出並聘

使卿出外而並踐修舊好先君有舊日之好因是要結

行聘禮於鄰國踐修舊好而履行之好去聲下同要結

外援是而固結之要平聲好事鄰國講和好之以衛

社稷凡此皆以為忠信卑讓之道也以忠信卑讓四忠

德之正也中心為忠故信德之固也確實為信故卑讓

德之基也卑讓則自下而人高○殺之役僖公三十三年

于晉人既歸秦帥晉襄公釋秦三秦大夫及左右皆曰

殺之請殺秦伯曰是孤之罪也穆公自責云乃周芮良

夫之詩曰周大夫芮伯字良夫作桑大風有隧隧蹊徑

言大風有貪人敗類言貪人毀敗善類也大風以喻孟

聽言則對言昏亂之君於道聽塗誦言如醉聞典誦之

而不欲匪用其良臣不用良覆俾我悖反使我為悖亂之

是貪故也穆公釋詩意以為此孤之謂矣詩之所謂貪

言我先有貪心故孟明孤實貪以禍夫子也言我實貪

之言由此蹊徑而入夫子何罪罪之有復使為政治秦國之

得鄭國故貽又反政復扶

丙申二年楚穆王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戰于彭

衙彭衙晉地秦師敗績又為晉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孟

前言三年將拜君賜戰於殺也僖公三明日戰于殺晉

故晉人以此笑之

孟明視

襄公縛秦囚秦囚蓋晉人所生獲之秦兵也使萊駒以戈斬之萊駒時為車右

故使之斬囚呼秦囚懼而呼萊駒失戈戈在手狼曠取秦囚也

戈以斬囚狼曠亦晉人取戈斬囚示其勇也禽之以從公乘狼曠執

囚以為俘馘而從公車也遂以為右襄公嘉其有勇箕之役使代萊駒為右

傷公三十三年先軫黜之續簡伯為右狼曠怒而怒其

友曰吾與女為難軫也女音汝難去聲曠曰周志有之

周之志記有言勇則害上在上之人不登於明堂則為

如下文之所云祖廟之明堂也然而不義言殺先軫則必死雖非勇

也不義而死豈共用之謂勇若以死共國家之用吾以

勇求右謂我取戈斬囚是無勇而黜若殺先軫則是成

矣黜亦其所也無勇被黜謂上不我知吾所以怒者正為

黜而宜若殺先軫則受黜也乃知我矣宜黜而黜不得言

子姑待之言不可作亂汝及彭衙既陳至是年與秦戰

列陳以其屬馳秦師狼曠以已屬死焉遂為秦師從

之從狼曠之後大敗秦師言秦師之敗君子謂狼曠於

是乎君子左氏議論狼曠詩曰巧言小雅君子如怒言君

有所亂庶遄沮君子之怒必以止亂也遄疾也又曰

大雅皇王赫斯怒言文王赫爰整其旅則遂整旅以討

矣王怒而安怒不作亂左氏言狼曠之怒不而以從師

乃從彭衙之兵可謂君子矣則其怒也君秦伯猶用

以戰敗秦師可謂君子矣子之怒矣君

乃從彭衙之兵可謂君子矣子之怒矣君

乃從彭衙之兵可謂君子矣子之怒矣君

**孟明** 雖再敗于彭衙 孟明增修國政 益修秦國政事 重施於民

厚施於民 欲用之以 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 成子趙衰 也聞孟明

之修政重 秦師又至 言秦兵必復 將必辟之 辟音避 不可與敵

懼而增德 言孟明因敗而懼 不可當也 秦民必樂為之 效死故不可與

敵 詩曰 毋念爾祖 言汝豈不思乎 聿修厥德 既念 也 文王篇 念其祖考乎 祖考

必思述修其 孟明念之矣 今孟明以修 念德不怠 念念 德以顯之也 德為念矣 念在於

修德而 其可敵乎 其可與之敵乎為 秋大事于大廟 不怠惰 明年伐晉張本

大事禘也魯用天 躋僖公 躋升也 僖公閔公之上 躋淺西反 子禮故有禘祭 故升於閔公之上 於是夏父

逆祀也 閔僖雖非父子然僖以臣繼君有父 於是夏父 弗忌為宗伯 宗伯禮官也 其時尊僖公 弗忌意欲 且明

見曰 弗忌明言其意之所 吾見新鬼大 新鬼謂僖公也 又為兄故 故鬼小 八歲又為弟也 故謂之小 先大後 謂之大 故鬼小 八歲又為弟也 故謂之小 先大後

小 先僖公是後小 順也 逆反以為順 躋聖賢 又以僖公 德故升明也 弗忌不知失明明順禮也 順合於禮也 且君 而居上明也 禮反以為明 明明順禮也 順合於禮也 且君

子以為失禮 左氏既述弗忌之言又設 禮無不順 大凡 無不祀國之大事也 國之大事以斷其非禮 而逆之 今乃逆 可謂禮 順者 祀國之大事也 國之大事以斷其非禮 而逆之 今乃逆 可謂禮

乎 失禮 子雖齊聖 齊肅也 聖通明也 言 不先父食久矣 其祭於宗廟不以子先父也 言久矣者 故禹不先鯀 蓋下文將引古事為證也 先去声 下同 故禹不先鯀 聖禹 人也而祭不先於鯀 湯不先契 契者契為祖而湯其十 者鯀父而禹子也 湯不先契 契者契為祖而湯其十 三世之孫 文武不先不密 文王武王皆聖人也而祭不 也 契音世 文武不先不密 先於不密者不密為遠祖而

也 契音世 文武不先不密 先於不密者不密為遠祖而

也 契音世 文武不先不密 先於不密者不密為遠祖而

也 契音世 文武不先不密 先於不密者不密為遠祖而

也 契音世 文武不先不密 先於不密者不密為遠祖而

也 契音世 文武不先不密 先於不密者不密為遠祖而

也 契音世 文武不先不密 先於不密者不密為遠祖而

也 契音世 文武不先不密 先於不密者不密為遠祖而

也 契音世 文武不先不密 先於不密者不密為遠祖而

也 契音世 文武不先不密 先於不密者不密為遠祖而

文武其遠孫也不密  
宋祖帝乙 宋始封之君微 鄭祖厲 厲王之子也

王鄭始封之君桓 猶上祖也 言二國不以帝乙厲王 是

以魯頌曰 詩魯頌 春秋匪解 頌魯僖公春秋享祀 饗祀

不忒 其所享祀 皇皇后帝 皇皇美也 后帝天之主 皇祖

后稷 皇君也 言祭天而以 君子曰禮 謂魯頌之 謂其后

稷親而先帝也 所以合禮者謂后稷 雖親 詩曰 謂其後

問我諸姑 衛女思歸 不得設言得 遂及伯姊 問於諸

君子曰禮 謂此詩之 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所以

仲尼曰 孔子後來論斷 臧文仲其不

仁者三 故曰不仁 不知者三 見理不明 故曰不 下展禽

知柳下惠之賢而屈在下 廢六關 而悉廢之 殊失重農

妾織蒲 使妾織蒲為席 三不仁也 此所謂不 作虛器

爰居 爰居海之大鳥也 止於魯 三不知也 此所謂不

丁酉三年秦伯伐晉 報彭衙 濟河焚舟 示士卒以 取王

官及郊 王官與郊 晉人不出 將必避之 故不出也 遂

自茅津濟 先渡河處舟已焚 封殺尸而還 殺之敗已久

遂霸西戎 秦穆遂為西 伯用孟明也 終始信用之故能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 論穆公為君 舉人

之周也 用人周備 不以一 與人之壹也 用人專一 不以

惡而棄其善也 與人之壹也 終始而有二心

功也 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 論穆公為君 舉人

之周也 用人周備 不以一 與人之壹也 用人專一 不以

也此二句言孟明之臣也論孟明為臣如下文所云其不解也不以能信用孟明

而能生懈怠之心能懼思也能因恐懼而思慮之益子桑之忠也論

解居賈反下同其知人也能知孟賢能舉善也遂薦於穆公而用之是能本善

也詩曰于以采芣芣白蒿也于沼于沚言采芣於沼沚之中

也沼池之方者沚音止于以用之用謂供而進之公侯之事言繁雜

物而可用之秦穆有焉言秦穆用人不棄小善則采芣也夙夜匪懈雅

於公侯也以事一人盡其心力孟明有焉言孟明事君不懈

早至夜無所懈怠如仲山甫也詒厥孫謀武王能詒其子孫以善謀也以

燕翼子燕安也翼成也謂能安成其子孫也子桑有焉言子桑卒善能為燕翼也

○公如晉文公朝晉侯饗公襄公以享賦菁菁者莪詩

雅篇襄公賦此詩者取既見君莊叔以公降拜莊叔魯大夫也

子樂且有儀之意也菁音精小國受命於大國言魯子故使公降階拜謝之

國而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襄公賦詩稱文公有儀君賦之

以大禮晉君享公是賜何樂如之詩言樂且有儀故謂

以加也抑小國之樂又言小國所大國之惠也皆由音洛下同

國恩惠晉侯降辭文公降階拜故襄於是實主升所及也

禮公賦嘉樂詩大雅嘉樂篇文公答賦此詩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

也禮公賦嘉樂戊戌四年逆婦姜于齊魯文公娶齊女姜氏二年卿不

行不使卿往迎之非禮也既不親迎又不君子是以知出姜之

不允於魯也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曰貴聘

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

而賤逆之棄仲納幣是使貴者聘也君而卑之以為小

勢立而廢之立為夫人弄信而壞其主貴聘賤逆是棄

其內主也在國必亂在家必亾言必亾其家也

國在宮中言不允宜哉其不為國人之所敬信固宜詩

曰詩周頌畏天之威言成王祀明堂于時保之言畏天

是謂之家敬王之謂也今魯不敬內主即犯分也○楚

人滅江江夷狄秦伯為之降服秦伯穆公也降服素出

次不宿不舉徹去過數鄰國之禮有數大夫諫諫穆公

常公曰同盟滅言秦曾與江同盟雖不能救雖力不敢

不矜乎敢不矜吾自懼也非特矜恤江國君子曰詩云

詩大雅惟彼二國詩言夏其政不獲其政不惟此四國

故此四國爰究爰度皆懼而究度其政其秦穆之謂矣言

公能因江之滅○衛甯武子來聘武子甯俞也衛公與

之宴文公以宴為賦湛露及彤弓公所賦二詩皆小雅

不辭武子又不荅賦又不賦詩使行人私焉行人掌賓

魯人怪之而不知其意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

故使行人私問其故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

子許言我以為樂工自習詩業偶及於是乎賦湛露於

此篇不知為我而歌之也肄以志反於是乎賦湛露於

朝天子而王宴樂之天子為宴於於是乎賦湛露於

乃歌湛則天子當陽陽謂諸侯用命也湛露首章云湛

露之詩則天子當陽日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

愾怒也天子有所恨怒而使諸侯征伐之得勝而獻其捷也愾許既反王於是乎賜之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並見僖公二十八年注以覺報宴覺明也天

子既賜之矢弓又為歌彤弓今陪臣來繼舊好諸侯之

臣武子言我陪臣也所以來聘君辱貶之魯君乃屈辱

者繼舊日之和好也好去聲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豈敢干犯大禮以自取罪戾乎

則是彰其失也谷賦則是當其寵也故因行人之問

而私及之焉孔子稱武子其愚不可及此亦一端也

已亥五年楚滅六蓼二國皆臯陶後堯臧文仲曰臯陶

庭堅不祀忽諸庭堅臯陶字也二國忽然而德之建

蓋由上無明天子以建德而固諸侯民之無援援民而救之哀哉致使

猾夏以滅聖賢之後豈不哀哉○晉陽處父聘于衛使陽處父聘之

反過甯甯晉邑名陽處父甯羸從之甯羸逆旅大夫也

從及温而還行至温邑其妻問之問何故既從羸曰以

剛言處父為商書曰今周書洪範篇箕子商沈漸剛克

克能也惟深沉不暴露之人高明柔克惟高明不闇弱

為能剛也沈持林反漸音潛高明柔克之人為能柔也

夫子壹之於用剛而乏沈潛之意也其不没乎必

得其天為剛德天乘陽故猶不干時猶且寒暑相况在

人乎况為人而可且華而不實且處父之為人口惠而

不結怨之所聚也口惠而實不至犯而聚怨用剛則犯

怨不可以定身如此則不能安定余懼不獲其利言我

懼者以其華而不獲其利也而離其難又剛以犯人必取禍難而

實故不獲其利也難去聲

是以去之

無利有難我所以去之也明年晉果殺陽處父

庚子六年晉蒐于夷

夷晉地名春狩曰蒐因蒐音搜

舍二軍

二十七年晉初作二軍三十二年作五軍至是舍去二軍而復三軍之制舍音捨

使狐射姑將

中軍

射姑狐偃之子賈季也代先

趙盾佐之

盾趙衰之子也使代

父佐中軍

陽處父至自温

去年聘衛過温今始至晉

改蒐于董

易中軍

使趙盾將中軍射姑佐之

陽子成季之屬也

成季即趙衰也陽處父曾為其

屬大

故黨于趙氏

所以阿黨於趙衰之父

且謂趙盾能

處父又稱盾有才能

曰使能國之利也

乃晉國之利也

是以上之

所以自

佐升之而

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

宣子盾謚也晉中軍帥乃執政之官制

事典

制國事之常法

正法罪

正罪法之輕重

辟刑獄

辟未決之刑獄辟婢亦反

董逋

逃

督有罪而逃竄者

由質要

用契券以防詐欺

治舊滄

治理舊日之本

秩禮

秩禮所以辨上下故正其本

績常職

常職所以守世業故績其後

出滯淹

才之淹滯

既成

宣子所為國政既成

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

於下位者

以授大傅

陽子與大師

使行諸晉國

以成法付之二子

以為常法

以為一

秦伯任好卒

任好秦穆公之名也

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

鍼虎為殉

子車秦大夫氏也穆公之葬以

三兄弟殉葬

皆秦之良也

言三子皆秦之善人

國人哀之

秦國

莫不為之賦

黃鳥

秦國風黃鳥詩序云國人刺穆公

君

哀之

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

宜哉

言其僅霸西戎而不能為中國之盟主者固其

也

也宜

歿而弄民

善人者天民之秀也今

先王違世

古者先



違世而猶詒之法尚立法度而况奪之善人乎何况善人乃所

以輔子孫者詩曰召旻篇人之云人謂善人邦國殄

瘁善人則邦國殄絕無善人之謂乃無善人之云之謂也

若之何奪之况有善人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言古之

有生必有死而其是以並建聖哲建者言所用非一人

也樹之風聲而土地風俗分之采物物旌旗衣服之采章

扶問著之話言後世話戶快反為之律度律十二律也

律度量衡之言奉陳之藝極開陳貢賦多少之法傳曰

二者以見其餘耳予之法制昏喪祭之礼予上声

引之表儀為標表威儀教之防利防患與利委之常秩任

告之訓典訓典謂先王之書也教之防利防患與利委之常秩任

官司之道之以禮導民以礼者所以防民之使毋失其

常職周礼以土宜教民稼穡盖使其衆隸賴之使其群

土宜因地之利以遂其性也衆隸賴之臣下至

徒隸皆有而後即命雖死而無憾也聖王同之自古聖

所倚賴也而後即命雖死而無憾也聖王同之自古聖

如今縱無法以遺後嗣今秦穆公縱然不能立而又收

其良以死而又收其善人難以在上矣如此則邦國殄

之上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言秦之子孫不復

矣而為之盟主季文子將聘於晉季文子季孫行父也

也復扶又反季文子將聘於晉魯使之行聘礼于晉

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行父聞晉侯疾故使求大夫聘而

而後行此其人曰將焉用之其從者云何用文子曰備

亦一事也豫不虞慮有不可虞度之古之善教也此乃古人求而

無之實難

要用而後求過求何害

過慮而先求○晉襄

公卒

果如季文子所料也

靈公少

靈公襄公之子名夷

晉人以難

故晉人恐其國之多欲立長君

故欲舍靈公而別立趙

孟曰立公子雍

趙孟趙盾也公子雍好善而長

言公子

又居衆兄弟之

長好去声下同先君愛之

先君文公且近於秦

秦又秦去晉為近

迎之易也近去声秦舊好也

秦國舊日與置善則固

而立之則其本固事長則順

其本固

事長則順

則其理順立愛則孝

立先君之

孝矣

結舊則安

結舊日之情為難故

為國多難之

故欲立

長君

所以欲有此四德者

固也順也孝也安難必抒矣

則可除晉國之

難矣抒常呂反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

賈季狐射姑也

立其

羸所

辰羸嬖於二君

辰羸懷公之妻懷羸也後又

立其

子

民必安之

以其母趙孟曰辰羸賤

位卑班在

九人

自夫人以下其其子何震之有

母賤則其且為二

嬖

大

而出在小國

而小國辟也

不能求

母淫子辟無威

其母則淫其子陳小而遠無援

不能將何安焉

將何安焉

將何以安之杜祁以君故

杜祁子雍之

公讓偏姑而上之

文公正夫人在三以偏姑生襄公為世

子之故乃遜偏姑使居第二

以狄故

文公為公子讓季

隗而已次之

隗使居第三而已居次也隗五罪反

故班

難矣抒常呂反

在四杜祁本班在二讓此二人故居四也先君是以愛其子文公因此寵愛杜祁之子

而仕諸秦使子雍任於秦為亞卿焉為秦次卿言其位尊秦大而近秦國大而近

且足以為援可托之為外援母義子愛遜偏姑事季隗故曰母義先君愛其子故曰子

愛足以威民有威而民畏之立之不亦可乎立公子雍夫何不可之有使先

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趙盾使二子迎公子雍于秦賈

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本將中軍陽處父改而而知

其無援於晉也處父黨于趙氏而賈季知其無援者想

私恩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時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宣子殺公子樂故賈季怨而作

也亂冬賈季奔狄晉殺續鞠居故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宣

使其屬大夫史駢送賈季之妻子史子朱反駢蒲眠反夷之蒐此年春晉蒐于夷時賈季

戮史駢戮辱也時賈季將中軍史駢犯其令故執而戮之史駢之人欲盡殺賈

氏以報焉史駢之從者欲盡殺賈季妻子以報前日之怨也史駢曰不

可不從其言吾聞前志有之吾聞古之書志如下文所云曰敵惠敵怨不

在後嗣謂有惠於人不可復讐於其子也忠之道也此乃

之道也言賈季雖有怨其我送其夫子禮於賈季言宣子行禮於賈季故使

我送其我送其我以其寵報私怨我蒙宣子眷寵而無乃不可

乎言其甚不可也介人之寵非勇也因宣子之寵而損怨益仇

非知也殺賈季妻子欲以除怨宣子又將以私害公非

忠也以私怨害公釋此三者釋猶弃也三者何以事夫

子不勇不知不忠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史駢盡具賈季之家

人及其家資親帥扞之親率士卒而扞送致諸竟送出晉國之境界也

竟上○閏月不告朔天子以季冬頒來歲之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廟每月朔則非禮也非事君親之禮閏以正

告廟稟而行之謂之告朔魯文公以閏餘非常月故不告朔也非禮也閏以正

時閏月所以定歲而成歲時以作事斯民順四時而作事事以厚生事不失不告

穀熟而民生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餘言所關甚重也閏不告

閏朔今以閏餘而不告朔弃時政也上則弃天之時下則弃人之政何以爲民何

為生民之道乎為去聲辛丑七年晉靈公秦康公元年宋成公卒子杵臼立昭公將去群

公子恐公族盛大為已害故欲殺之樂豫曰不可樂豫戴公元孫為宋

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譬如樹木公室猶木根也公族猶枝葉也若去之

若去公族則本根無所庇廕矣猶木無枝葉則本根何葛藟

猶能庇其本根言葛之藟蔓繁滋者猶能庇廕其本根也故君子以為比

國風葛藟篇以葛藟比王族也况國君乎何况為一國之君而此諺所

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引俗語以證其說謂樹木藉枝葉之庇反放尋斧以害之

也入尺曰尋謂以尋量木而以斧伐之也必不可斷不可去君其圖之勸公

心而圖親之以德言公若能以德親睦諸公子皆股肱也諸公子亦

已猶手誰敢攜貳豈有敢攜離而懷二心者若之何去之柰何無故

不聽昭公不從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族正昭公所

欲去者故帥國六卿和公室六卿謂右帥左帥司馬司

人以攻昭公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樂豫

後故備六卿之官和公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亦公

室謂和公族之攻公者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亦公

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亦公

族也。昭公之弟也。樂豫以司馬遜之者。○秦康公送

公子雍于晉。從趙盾也。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穆嬴襄

也。太子靈公夷臯也。晉人欲立。曰先君何罪。言先君襄

其嗣亦何罪。言襄公之太子舍適嗣不立。乃捨而不立。而

外求君。乃召公子雍。將焉寘此。將置此子也。出朝則抱以

適趙氏。夫人既啼于朝而出。又頓首於宣子。夫人拜宣

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言先君襄公奉此太子。曰

此子也才。此子若吾受子之賜。則是我受汝也。不

才。此子若不吾唯子之怨。則我怨汝也。今君雖終。今襄

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言猶也。而弄之。今外求君是弄

若何。若之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時靈公雖小資

且畏偪。且畏國人以大義。乃背先

蔑而立靈公。宣子初遣先蔑迎公子雍。今畏夫以禦秦

宣子曰我若受秦。言秦送公

不受。若不受之寇也。則是秦為晉

既不受矣。今既自立君而復緩師。兵復扶又反。秦將

生心。則秦必生計也。先人有奪人之心。先發而制人。足以

去軍之善謀也。此古兵法。逐寇如追逃。驅逐寇讐當如

可少軍之善政也。此古兵法。訓卒利兵。教訓士卒整頓

秣馬蓐食。林飼也。蓐食謂早食於。潛師夜起。潛猶密也。

掩秦之敗秦師于令狐晉兵敗秦師于河東令狐之地先蔑奔秦先蔑迎公

子雍者為宣子士會從之士會同迎公子先蔑之使也

去年先蔑使秦迎荀林父止之曰荀林父中行桓子夫

人太子猶在謂穆嬴與靈公皆在而外求君不立太子而此必不

行此其事必不進子以疾辭汝何不辭若何可如不然若不行將

及禍將及已攝卿以往可也先蔑晉卿也言但使何必子必

使汝親行哉同官為寮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荀林父

也案吾嘗同寮我嘗與汝同官敢不盡心乎既為同官敢不弗聽

先蔑不為賦板之三章詩大雅板之三章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林父蓋謂芻蕘之言

尚當聽信况同官又弗聽先蔑又及至是奔秦荀伯盡送

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荀伯即林父也送先蔑妻曰

為同寮故也言以同官之故○鄭舒問於賈季曰鄭舒

也時賈季奔狄趙衰趙盾孰賢問趙氏父子孰為賢也

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言趙衰如冬日之可愛趙盾夏日之日也

趙盾如夏日之可畏○穆伯為襄仲聘于莒穆伯公孫敖也先娶

是又求娶于莒莒人辭則為襄仲聘且為仲逆又為襄

焉襄仲與穆伯為從父兄弟為去聲且為仲逆仲迎莒

女見之美穆伯見莒女有美色自為娶之遂自仲請攻之襄仲怒

其妻故請於叔仲惠伯諫曰惠伯公子牙之臣聞之臣

所聞者如兵作於內為亂然用兵於國之於外為寇兵

於國之外寇猶及人尚能害人亂自及也作亂於內適

今臣作亂今襄仲請而君不禁而文公且以啓寇讐則

開啓兄弟結為寇讐也若之何如其許之公止之從惠伯惠伯成之

復為兄弟如初使襄仲舍莒女公孫敖反之

又使穆伯還其女於莒○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時宣子為政日

衛不睦言往日衛國故取其地元年先且居胥臣今已

睦矣二年陳侯為衛可以歸之還衛也叛而不討設

衛叛而不何以示威則無以威警之意服而不柔至是衛服

柔何以示懷則無以非威非懷既不示威何以示

德則無以無德既無威何以主盟則無以為諸子

為正卿古軍將皆命卿宣子將以至諸侯而相晉國以

而不務德諸侯之德將若之何將如諸夏書曰今虞

禹謨戒之用休謂人有善則勸董之用威人有罪則董

勸之以九歌又勸勉以九功之勿使壞功求使九九功之

德皆可歌也此以下釋書之意謂九謂之九歌所以謂

六府三事謂之九功合六府與三事水火金木土穀謂

之六府六者天之所生如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正德謂正民之德利用謂利民之用厚生謂厚民之生

無此三者則六府不能以常存三者皆君之所制所以

謂之三事也然三義而行之謂之德禮所以謂之德禮

傳曰招攜以德無禮不樂在上為政無禮則所由叛也

禮懷遠以德無禮不樂音洛所由叛也不

樂故不若吾子之德吾子謂莫可歌也古者九功之德

服也皆可歌今宣子

無德以主盟是其德無可歌也其誰來之近者不悅則遠者不來盍使睦者歌吾子乎睦者謂衛也可不使衛人歌宣子使歸衛田也宣子說之明年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說音悅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九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

文公下

壬寅八年宋昭公襄王崩子壬臣立穆伯如周乎喪魯

之不至穆伯不以幣奔莒從已氏焉已氏穆伯

去年所奪襄仲之妻也為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喪張本

癸卯周頃王九年

甲辰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息楚邑名遂及蔡侯次于

厥貉厥貉亦地名時晉靈公少楚欲與晉爭伯故陳鄭蔡三國皆從之將以伐宋宋

未服楚故宋華御事曰御事華元之父也楚欲弱我言楚以宋為弱故伐之

先為之弱乎何不先示之乎何必使誘我時楚欲誘呼宋共戰故云然也



我實不能言我宋實不能與楚為敵民何罪君與楚戰是使宋民無罪而歿于敵也乃

逆楚子宋畏楚強勞且聽命遂郊勞楚子且聽其命遂道以田孟田獵陣名時

孟諸宋遂引導楚子宋公為右孟孟田獵陣名時

文之無畏為左司馬文之無畏子舟也楚人命夙駕載燧楚命諸侯從田

者早為命駕且載燧以取火宋公違命不夙駕無畏扶其僕以徇無畏

持宋公之僕以徇於諸侯或謂子舟曰文之無畏國君不可戮

也言宋公乃強國之君不可辱之子舟曰當官而行謂當官而行刑何彊之有

不以宋公為強而畏之也詩曰剛亦不吐詩美仲山甫雖有剛德而不吐露

柔亦不如雖有柔德而不含茹其德如毋縱詭隨此詩大雅

隨人無正心者母音無以謹罔極以謹飭彼無中正之人也是亦非

辟彊也釋詩之意以為此皆非畏強而避之者也敢愛歿以亂官乎音避彊音強

吾敢愛惜一歿以亂官事乎為宣公十四年宋殺子舟張本

丙午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西乞術即同子孟明敗于殺者來聘魯國

且言將伐晉先是秦納公子雍于晉為晉所敗故欲伐之襄仲辭玉魯不與秦伐晉

臨魯國言秦如日月照臨我之魯國鎮撫其社稷以鎮安撫存重之

以大器重申也大器謂玉也禮記聘義曰以圭璋聘重去声寡君敢辭玉聘義曰

還圭璋今云辭玉則對曰不腆敝器曰大器故賔自稱

是先聘而辭之也對曰不腆敝器腆厚也主人稱之

曰敝器腆不足辭也言敝器不厚主人三辭襄仲三賓

答曰西乞術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魯公伯禽周公

之子也言我秦寡德之君願蒙福于不腆先君之敝器

魯之先公使得事魯君也邀古堯反下臣西乞自稱也不

出聘必告于廟使下臣致諸執事敢斥言尊者故云致

諸執以為瑞節節信也圭玉所以要結好命和好之命

要平所以藉寡君之命所以藉此而通秦結二國之好

以結魯秦二國之和好也是以敢致之所以雖不腆而襄仲曰不有

君子遜故知秦有君子也其能國乎言無君子則國

無陋矣言以此見天下無厚賄之贈送之禮秦伯伐

晉報七年令晉人禦之禦秦也史駢曰晉上軍秦不能

久言秦不請深壘固軍以待之深壘即高壘蓋溝深則

之處欲堅固也待之謂從之晉從史秦人欲戰秦不能

不與戰而待其自弊也駢之謀秦人欲戰秦不能

戰也秦伯謂士會曰時士會出若何而戰問有何策對曰

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言史駢乃趙盾之屬大必實為

此謀必實史駢設為將以老我師也為此謀者將以趙

有側室曰穿言趙氏有庶子之長是晉君之壻也謂趙

壻音細有寵而弱為君壻故有不在軍事未嘗涉好

勇而狂又性好勇而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言其意正

之謀隱若使輕者肆焉言秦若使輕敵者掩襲晉其可

鳥路反若使輕者肆焉言秦若使輕敵者掩襲晉其可

則趙穿必怒而秦軍掩晉上軍從士會趙穿追之趙穿

而狂故自不及秦軍暫往而即反趙穿怒曰裹糧坐甲

裹糧包裹餼糧也坐甲者戰則被固敵是求凡若是者

戰也敵至不擊今秦兵至而不與之交戰將何俟焉將欲待何事也軍吏曰將

有待也言晉不與秦戰者其意有所待也穿曰我不知謀趙穿言我不知此謀將

獨出出與戰乃以其屬出以其私屬宣子曰趙宣子秦

獲穿也設使趙穿為秦所獲獲一卿矣則是一卿矣秦以勝歸秦既勝晉

而我何以報晉將何以報乃皆出戰於是晉兵皆出與秦戰交綏綏退

軍之名也言兩軍絕交戰而遂退秦行人夜戒晉師曰秦之使者夜戒晉師與約戰期

兩君之士皆未愬也言秦晉之兵皆未有大傷愬魚刃反明日請相見也

明日再戰以決勝負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言秦之使者目動則心不安言肆則

聲失常節也懼我也以此見秦之畏晉也將遁矣秦兵必乘夜逃歸矣薄諸河

晉若迫秦兵也必敗之則晉必敗秦兵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

胥甲下軍佐也與趙穿皆惡史駢者言晉兵有死傷者未會收恤乃棄之

而不惠也如此則非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秦兵期約明日再戰今晉

兵不待期乃欲薄而戰之於河無勇也如此則非乃止晉兵遂止秦師

夜遁果如史駢之言

丁未十三年是歲楚穆王卒子旅立是為靈公晉人患

秦之用士會也恐其輔秦強盛趙宣子曰宣子謀其隨

會在秦七年先蔑賈季在狄賈季狐射姑難日至矣言

人在外皆能為晉害也若之何問將何中行桓子曰桓子荀林父也

中行因以為氏行音杭請復賈季以其父狐偃有卻成子曰成子

缺賈季亂六年賈且罪大擅殺陽不如隨會不若復能

賤而有耻

雖賤而不可耻辱

柔而不犯

雖柔而不可干犯

其知足使也

又有才智可以任使

且無罪

其出奔也乃宣子背之非其罪也

乃使魏壽餘

偽以魏叛者

閔公元年封畢萬於魏壽餘其後也晉使壽餘詐以私邑降秦

以誘士會

因用計密誘士會歸晉也

執其帑於晉

偽示以壽餘降秦而妻子被執使秦不疑也

使夜逸

使壽餘夜走而降秦

請自歸于秦

請以魏邑私獻于秦

公許受其邑

履士會之足於朝

壽餘躡士會足者欲使之歸晉也

于河西

康公帥師于河西將以取魏也

魏人在東

魏人皆在河東詐為降秦之勢

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

言請舊是東方之人且有才能可與

魏邑二三有司言降秦之事者

吾與先行

吾與此人先往

康公以士會為晉人且有才能故使之往

士會辭

辭不肯往

且曰晉人虎狼也

言晉人性

如虎狼不可信也

若背其言

設使我既入魏而晉人背約不以魏降

臣死則我必

所殺也

妻子為戮

必被誅戮

無益於君

如此則悔

秦伯曰若背其言

言設使晉背其言約而不以魏降

所不歸爾

之何及矣

帑者有如河

康公指河為誓言必歸汝之妻子也蓋士會妻子故偽辭不肯行以探秦伯之心

朝贈之以策

繞朝秦大夫也知士會歸晉故以鞭策贈之

曰子無謂秦無

人

言汝莫謂秦國無人

吾謀適不用也

不然而不知汝之謀也

既濟

士會既渡河

魏人譟而還

魏人皆鼓譟喜得士會也

邾文公卜遷于繹

秦人歸其帑

不肯指河之言

邾子曰苟利於

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

而君則不利

邾子曰苟利於

邾子曰苟利於

邾將遷都繹邾卜其吉凶

邾子曰苟利於

民言誠利孤之利也乃君天生民而樹之君天生斯民而必

為之立君以利民也天意但欲為君者能利民也民既利矣今卜之而曰

孤必與焉是亦君之利也左右曰命可長也文公左右之

君何弗為君何不為長計邾子曰命在養民言

以百姓為命民得其延壽命之計歿之短長時也人命短長各有其

益損誠蒙其利民苟利矣何憚而吉莫如之果利

其吉無誠蒙其利邾文公卒既遷君子曰知命公能以利民為心

不惑於瞽史之言故曰知命也

戊戌十四年陳靈公楚莊王元年是歲周頃王崩子班

弟商人弒舍自立是為懿公

巳酉周匡王十五年齊懿公元年是歲蔡莊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公孫敖穆伯也生二子長曰穀次曰難八年

伯穀卒魯人立其次子難以為之後是為惠叔去年穆

伯求歸未至而卒於齊至是齊人歸其喪惠叔請而殯

伯曰伯叔仲喪親之終也兄弟之別也雖不能始言兄

善終可也猶當善史佚有言曰武王時史官兄弟

致美救乏各盡其美賀善弔災有善則賀之祭敬喪哀

情雖不同兄弟初時雖有內相怨母

絕其愛至此數事則自有惻然親之道也此乃兄弟

無失道勉襄仲自盡何怨於人不必以舊襄仲說聞惠

言而天理感動 帥兄弟以哭之 於自帥兄弟 他年其二

子來 此二子是穆伯在莒所 孟獻子愛之 乃穀之子也

○今按惠叔卒後魯人復立仲孫蔑為孟氏後 聞於國

魯國皆聞孟獻 或諧之曰將殺子 二人將殺汝也 獻

子以告季文子 以告季文子 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 魯

人皆聞 我以將殺子聞 又聞我二子將 不亦遠於禮

乎 然以庶子而欲殺宗子 非禮也 遠去声 下同 遠禮不

如死 二子言我與其遠於禮 一人門于句 句 魯邑

攻門而禦之也 句 一人門于戾丘 戾丘亦邑名 皆死 二

音鈞 龜 母耿反 被譖不能自安故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鼓用牲于

社 並同 莊公 非禮也 前傳稱非常謂非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

日有食之 此例言建巳之日 天子不舉 舉盛饌 伐鼓于

社 擊鼓于社 諸侯用幣于社 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

為非 伐鼓于朝 退而自責 朝 以昭事神 終結上文言天

幣皆所以明畏 訓民事君 言尊卑異制皆所以 示有等

威 以示威儀 古之道也 凡此皆古 齊侯伐曹 齊侯懿

也 討其來朝也 此年夏曹伯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

言必不 已則無禮 齊商人以 而討於有禮者 諸侯相朝

得善終 已則無禮 齊商人以 而討於有禮者 禮也而齊

侯乃 曰女何故行禮 謂責曹朝魯 禮以順天 以小事大

故曰 天之道也 謙以制禮而虧盈 已則反天 反天理也

而又以討人而敢討伐他難以免矣言其必不免矣詩曰詩小雅雨

無正胡不相畏此詩責群臣上不畏于天汝上下不相

也君子之不虐幼賤人皆天之所生君子不敢畏于天

也言所以也詩曰詩周頌畏天之威言人君能以于時

保之故能戒懼以不畏于天今齊侯不將何能保其何

有其以亂取國謂弑其君之奉禮以守假使能奉禮以

猶懼不終猶恐以反天而多行無禮况又多行弗能在

矣必不能久在人上矣為庚戌十六年蔡文公楚大饑時楚莊王即庸人帥群蠻

以叛楚庸南蠻國名群蠻皆乘其飢麋人率百濮聚於

選麋亦國名百濮濮地之諸夷將伐楚欲借兵楚人謀

徙於阪高阪音坂為賈曰不可為賈孫叔

言不可徙言不可徙我能往言阪高雖險我寇亦能往我能往彼

為于委反言不可徙我能往言阪高雖險我寇亦能往我能往彼

往彼不如伐庸庸為群蠻之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

也言麋人與濮夷必料我故伐我也所以敢若我出師

若楚與兵必懼我而先歸矣乃

以先伐庸必懼我而先歸矣乃

出師楚從為百濮乃罷果皆罷使廬戢黎侵庸戰黎廬

戰則庸人逐之逐戰師叔曰師叔楚大姑又與之遇以

驕之師叔令戢黎且與庸人彼驕我怒彼謂庸也而後

可克然後庸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杜注以為

楚武王父史記

以為武王兄也陰地名言蚡冒服陰又與之遇戰黎

庸人七遇皆北七次交兵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庸人不知

楚兵詐走故遂不設備遂輕楚而楚子乘駟會師于臨

品駟傳車也鄭謂之遠晉謂之傳臨品地名時楚秦人

巴人從楚師二國相群蠻從楚子盟群蠻皆畏楚遂滅

庸群蠻服則庸之勢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

欲結人心而宋饑年穀竭其粟而貸之盡以其粟借與

公之孫無不恤也恤民也年自七十以上宋之老人年七十無不饋詒也

食之物詒音異時加羞珍異若有四時珍異之物又加

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日日請六卿之國之材人宋國

材之無不事也皆師事之也此言親自桓以下其族親

公以下無不恤也皆賑恤之也此言襄夫人助之施襄

夫人昭公之祖母也惡昭公欲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之襄夫人不欲親見其公知之昭公知祖蕩意諸曰盍

適諸侯言公何不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

至國人自言得罪諸侯誰納我雖出奔而無且既為人

君我既為而又為人臣失國出奔寄寓他不如死與其

不若冬宋昭公將田孟諸孟諸宋夫人使帥甸攻而殺

之甸郊甸之兵也周制王城二百里文公即位襄夫人

公而立公子既殺昭

鮑是為文公

鮑是為文公



辛亥十七年

宋文公元年

晉侯合諸侯于扈

晉侯靈公也

平宋

也不能討其篡弒之罪而姑平宋以立文公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鄭穆公也以為

貳於楚也

以鄭伯有二心於楚故不肯與相見

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

子家鄭公子婦生也執訊通訊問之官也

以告趙宣子

子家為書曰此下備載書辭

寡君即位三年

言鄭穆公即位之三年乃魯文公二年也

召蔡侯而與之事

君召蔡莊公與之同事晉也

九月

其年九月

蔡侯入于敝邑以行

蔡莊公過鄭而

往朝敝邑以侯宣多之難

宣多以援立穆公之故恃寵專權而作亂也

寡君

是以不得與蔡侯偕

鄭穆公因是不得與蔡莊公同行也

十一月

其年十一月

克減侯宣多

少減損宣多之難

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

難未盡除而遂

同蔡莊公以朝于晉襄公也以上言蔡之事晉皆鄭之功

十二年六月

魯文公十年

一歸生佐寡君之嫡夷

歸生子家自稱名也夷靈公名也子家言我輔佐鄭君之太子

名曰夷者以請陳侯于楚

陳共公將朝晉而畏楚故鄭太子夷先為請命于楚

而朝諸

君楚既許往乃朝于晉靈公

十四年七月

魯文公十三年

寡君又朝

鄭穆公又親朝

于以歲陳事

以救成陳國前日之好歲之展反

十五年五月

魯文公十四年陳

侯自敝邑往朝于君

陳靈公新即位自鄭國往朝于晉靈公

往年正月

魯文公

六年燭之武往朝夷也

鄭大夫燭之武以天子夷往朝于晉

八月

其年八月寡

君又往朝

鄭穆公又自朝于晉以上言陳之事晉皆鄭之功也

以陳蔡之密邇於

楚總上文而言陳蔡二國皆迤於楚

而不敢貳焉

而二國事晉不敢畏楚而懷二心焉則

敝邑之故也

二國之服晉皆鄭之功也

雖敝邑之事君

此又言鄭國之事晉不敢

不盡其心何以不免

言鄭之事君至矣何故不免於罪戾也

在位之中

自鄭穆公即位

左傳卷之十

卷之十

以一朝于襄謂三年十一月隨蔡而再見于君謂十四

來以歲陳事往年八月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絳都邑

也夷謂鄭太子也二三臣謂燭之武及雖我小國鄭雖

則蔑以過之矣其事晉者無以加之矣今大國曰國今晉

曰爾未逞吾志汝鄭國如此猶未敝邑有亾如此則鄭

已而無以加焉不能復加其古人有言曰古人有常言

畏首畏尾譬如一身既畏身其餘幾則身中不畏者所

鄭之小國而北畏晉南畏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與陰同

楚則無以自立也幾上聲小國之事大國也以鄭小國

德則其人也大國以德加我則不德則其鹿也而以兵

則我不免以麋而走險疾走而趨於險也麋音提急何

鹿自比也能擇以喻鄭急則不免於從楚也命之罔極言晉之

苛無有亦知亾矣鄭亦知不免將悉敝賦賦兵也古者

窮極以待於僚僚晉鄭之境言將盡起鄭唯執事命之

兵謂以待晉執事文公二年鄭文公二年魯莊朝于齊朝齊

之命令也四年魯莊公二為齊侵蔡時齊桓公為伯主故亦獲成

於楚鄭與居大國之間鄭介居於而從於強令而從於

強豈其罪也言出於不得已大國若弗圖言今晉若不

無所逃命或戰或和惟晉鞏朔行成於鄭晉見鄭之

大夫鞏朔趙穿公壻池為質焉趙穿晉卿也公壻池晉

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侯女壻以二人為質於

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侯女壻以二人為質於

鄭以見晉之無政事而伯業之衰也音至

壬子十八年是歲秦康公卒子公薨魯文公也○齊懿公掘

邢歆之父而刑之懿公為公子時與邢歆爭田不勝及

丙歆著玉而使歆僕又使邢納閭職之妻見閭職之妻

反刑音月而使職驂乘又使閭職陪乘公游于申池申池齊

以扑扶職時二人浴于池而邢歆特以捶擊閭職職怒

怒其歆曰人奪女妻而不怒言懿公奪汝之妻一扶女

庸何傷我戲以扑扶汝於汝職曰與刑其父而弗能病

者何如言懿公掘汝父之尸而刑乃謀弑懿公二人因

而弑懿公齊人立公子元亦桓公子也○襄仲殺惡及視魯

文公太子夫人出姜庶子也而立宣公宣公文公夫人襄氏歸

于齊其子被殺哭而過市過魯市曰天乎訴之仲為不

道言襄仲殺適立庶殺子惡而立市人皆哭魯之市人

魯人謂之哀姜終不允於○莒紀公生大子僕莒紀公

僕立為太又生次子名季愛季佗而黜僕既

且多行無禮於國紀公多行無禮僕因國人

以殺紀公時國人皆怨紀公故以其寶玉來奔盡以莒

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宣公命以曰今日

必授宣公出令謂今日即授莒僕之邑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司寇刑官也季文子使之逐曰今日必達言

左傳句解

日即出莒 公問其故 宣公問何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

僕於魯境 魯太史名克也以其有文采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

君之禮 行父季文子名也史克代文子以對故稱其名

文之行父奉以周旋 文子奉其 弗敢失隊 墮墜之隊音

墜 曰見有禮於其君者 謂盡忠者 事之如孝子之養父

母也 則事而敬之如孝子 見無禮於其君者 謂篡弒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 則誅而絕之如鷲 先君周公

制周禮 魯之先君周公作周家 曰則以觀德 則者君臣

兄弟朋友之法則也以此觀人順德 德以處事 乃能斷制

此事則者為吉德逆此則者為凶德 功以食民 事功既

宜 事以度功 既為其事必度量功勳 功以食民 成所以

養嗣下民 作誓命 周公又作要信 曰毀則為賊 則見上

毀壞此則者謂之 掩賊為藏 掩匿賊人謂之藏 竊賄為

盜 竊人貨財 盜器為姦 盜人器用 主藏之名 主為藏匿

賴姦之用 恃賴邪人 為大凶德 言主藏賴奸為 有常無

赦 有常刑而 在九刑不忌 言此誓命載在九刑之書終

王為主蔽受其室 行父還觀莒僕 言季文子周旋觀省 莫

可則也 其所行之事無 孝敬忠信為吉德 孝其父敬其

處已此能順其 盜賊藏姦為凶德 盜賊藏奸見上文此

德 夫莒僕 今夫莒僕 則其孝敬 將取法其孝於 則弒其

君父矣 但見其弒君父 則其忠信 將取法其忠 則竊寶

而見其弒君父 則其忠信 將取法其忠 則竊寶

玉矣但見其竊宝玉其人則盜賊也以言莒僕之為人則竊賄之盜而毀

則之其器則姦兆也以言莒僕之宝器則保而利之則則之

主藏也今宣公又保其人而利其物以訓則昏以周公

則此莒僕民無則焉無一事可以不度於善蓋其所行

於孝敬忠信之善而皆在於凶德而盜賊奸兆則兼是

德者度待洛反而皆在於凶德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

以去之所以逐去莒僕而不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

氏顓帝之號其裔蒼舒墮斂禱戴大臨尤降庭堅仲容

叔達此八人者即垂益禹臯之倫庭堅臯陶字也齊聖

廣淵明允篤誠齊聖肅也聖通明也廣大也淵深也明

有此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謂愷悌也天下號高辛氏

有才子八人高辛氏帝譽之號其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八人者即稷契朱虎忠肅共懿

宣慈惠和忠盡已也肅敬也共端莊也懿美也宣通也

也言此八人有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者善之長也天

此八德共音恭天下之民謂之八元下號此八人謂之

元此十六族也總八愷八元世濟其美後世能承不隕

其名不墜前世以至於堯以至帝堯不能舉未及舉

臣堯大舜為舉八愷才高陽氏使主后土使禹為主地

土以揆百事使宅百揆莫不時序時是也謂當理也

理而有地平天成水土既平而天道乃得其成也此言

見其舉八元才高辛氏使布五教于四方使契為司徒

餘也

之教如下 **父義** 教父 **母親** 教母 **兄友** 教兄 **弟共** 教弟

音 **子孝** 教子以孝此五者舜典所謂五教也 **內平外成** 五品遜則

平而外之君臣朋友方能成也此言率八 **昔帝鴻氏有**

元而獨言契事亦率其大者以見其餘也 **不才子** 帝鴻黃帝也才賢才也元愷為 **掩義隱賊** 有義

則掩之而不用賊 **好行凶德** 盜賊藏奸為凶德而 **醜類**

害之人則隱庇之 **惡物** 其有凶醜之物 **頑嚚不友** 與夫心頑而不道忠信之言

凡此惡人不可 **是與比周** 此不才子專與此等人相 **天**

親友者 **下之民謂之渾敦** 渾敦不開通之貌此即驩 **少皞氏有**

**不才子** 少皞氏金天氏之 **毀信廢忠** 謂信不足行而毀

而廢 **崇飾惡言** 以惡言為善反 **靖譖庸回** 安於諛譖 **服**

**讒蒐慝** 常行讒疾而蒐索 **以誣盛德** 有盛德之人則為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言其行窮而好 **顓頊氏有不才子**

即高陽氏也避入愷故言 **不可教訓** 自弃 **不知話言** 自

也話 **告之則頑** 所以不 **舍之則嚚** 所以不知話言頑嚚

傲狠明德 傲慢狠戾以害有明 **以亂天常** 天理之常 **天**

**下之民謂之樛杻** 樛杻頑凶無俦匹之 **此三族也** 總共

為三 **世濟其凶** 世世以凶 **增其惡名** 愈增前世 **以至于**

堯 **堯不能去** 未及逐而去 **緡雲氏有不才子** 緡

黃帝時官 **貪于飲食** 之欲 **冒于貨賄** 盡人 **侵欲崇侈** 貪

甚則慾心過貪 **不可盈厭** 無盈滿無厭 **聚斂積實** 聚斂

財甚則侈心高 **不可盈厭** 足厭平聲 **聚斂積實** 貨財

充積富實 不知紀極 無所統紀 不分孤寡 鯀寡孤獨 不

恤窮匱 窮困匱乏 天下之民 以比三凶 非帝王子孫故 以此比為三凶

謂之饕餮 貪財為饕餮 貪食為餮 此即 舜臣堯 堯之臣 賓

于四門 堯使舜開四門 流四凶族 渾敦窮奇 檮杌饕餮

案此四凶罪 投諸四裔 四遠之地 以禦魍魎 使當魍魎 罔兩之為

民害者 魍魎 抽知反魅 音媚 按尚書注流共工于幽州 比裔也 放驩兜于崇山 南裔也 竄三苗于三危 西裔也

舜 朝覲訟獄 謳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 舜攝位二十 同心戴

相去四凶也 以其率措得宜 合于天下 好善惡惡之公 以其舉十六

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慎徽五典 慎謹也 微 美也 五典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 徽音揮 五典克從 民皆順從 無違教也 釋克

義以明舜率 曰納于百揆 宅百揆以揆度 百揆時序 事

當理而 無廢事也 釋時序之義以明 曰賓于四門 四門

穆穆 穆穆之意 無凶人也 釋穆穆之義以明 舜有大功二

十 率十六相 而為天子 天下同 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

史克言季文子雖未能 去一凶矣 已能去一莒僕 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 舜有大功二十而 庶幾免於戾乎 敢

言功也 庶幾可免于罪戾乎 按魯宣公以篡弒得國 而行父不討 顧乃逐一莒僕 歷數其罪而不少假借 是

托莒僕以劫持宣公也 彼宣公果人也 固宜羞愧 汗下 無措躬之所矣 三家擅權 蓋始于此 傳曰東門襄仲殺

適立庶魯君 于是乎失政 嗚呼其所由來者漸矣

三傳曰舜

五

五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一

宣公

名倭又作委一名接文公庶子弒太子惡而自立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

周匡王五年

元年

陳靈公六年(杞桓公二十九年)宋文公三年(晉靈公十三年)齊惠公元年

秦共公元年(楚莊王六年)衛成公二十年

宋人之弒昭公也

在文公十八年 晉荀林父伐宋

欲討篡弒之罪

又會諸侯于扈

在文公十七年

扈音

將為魯討齊

時齊懿公侵暴魯國為去声

皆取賂而還

荀林父受宋齊

之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

以其受賂故不服之

遂受盟于楚

時楚莊王

與晉爭伯諸侯多從之者於是晉侯侈

晉靈公無道而驕侈

趙宣子為政

趙盾將中

國政驟諫而不入

驟諫有急遽之意諫而不入之事迹亦見明年

故不競於楚

言晉伯所以衰而楚所以橫行于中國也



甲寅二年

是歲周匡王崩弟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

宋

鄭穆公受盟于楚故

宋師敗績

為鄭囚華元

子也鄭人獲而

獲樂呂

樂呂戴公之曾孫也

鄭戰華元殺羊食士

以搞士卒

其御羊斟不與

車不及羊羹之賜此雖華元親之

及戰

及與鄭

昔之羊子為政

羊斟怨華元故云前日

政

與入鄭師

羊斟故意御華元

故示兵敗而華元

君子謂羊斟非人也

言羊斟無人心

憾敗國殄民

以羊羹之私怨而敗宋

於是刑孰大焉

刑以

法誅之其

詩所謂人之無良者

詩大雅角弓

其羊斟之

謂乎

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

殘民以逞

言羊斟殘害宋

宋人贖華元於鄭

宋以華元為

華元逃

歸

時宋以車馬贖華元

宋城

華元為植

國有大

將去曰植

巡功

巡察役

城者謳歌

役人謳歌

睥其目

出目睥

睥其腹

譏其大腹

弃甲而復

譏其戰罷棄

于思

于思

譏其多鬢之貌

弃甲復來

與棄甲而復同意復扶

使其驂乘謂之曰

華元亦作歌而使陪乘

牛則有皮

言

有皮可用

犀兕尚多

犀兕皆野獸名

弃甲則那

那猶何

與犀兕之皮皆可為

役人曰

從其有皮

言縱使牛

皮可用

丹漆若何

尚用丹漆為飾

華元曰去之

令驂乘

三傳

卷之七

二

去之 夫其口衆我寡 言我一人之口不足以勝役夫之

扶音 ○晉靈公不君 不君道也 厚歛以彫牆 厚歛於民以

去 從臺上彈人 處靈臺之上伺行道者 而觀其辟丸也 彈平声

資快樂 辟音避丸音桓 宰夫胹熊蹯不熟 胹煮也熊蹯

難熟不熟則有毒 殺之 殺宰夫 寘諸畚 畚草器也寘宰夫

使婦人載以過朝 使婦人載其尸以過朝者 趙盾士季

見其手 士季即士會也宰夫之 問其故 問而知宰夫 而

患之 患靈公 將諫 宣子將 士季曰諫而不入 士會言宣

諫而君 不聽 則莫之繼也 行則無繼其後者 會請先 士會

諫不入 若君不聽 則子繼之 然後令宣 三進及溜 士會三進

公不省故又前進而及 而後視之 靈公知其來諫故佯

於屋霤也 溜力救反 而後視之 不見及至偏近然後

視曰吾知所過矣 公言我已自 將改之 請自今改過也

姑飾辭 稽首而對曰 士會喜君改過 人誰無過 言人誰

以拒之 善莫大焉 改過則能遷善 詩曰 詩

者 過而能改 有過而 善莫大焉 矣故善莫大焉 詩曰 詩

雅蕩 靡不有初 言人君之德無 鮮克有終 但謹終如始

能有終 夫如是 若如此詩所 則能補過者鮮矣 可見有

者 也 夫如是 言夫音扶 則能補過者鮮矣 過而能

補者亦 君能有終 是公能改過 則社稷之固也 則晉之社

甚少也 豈惟群臣賴之 豈特晉之群 又曰 又詩大雅 衮職

有闕 衮衣君之上服也君服衮故謂 惟仲山甫補之 仲

甫相宣王君德 能補過也 夫詩言補衮者言 君能補過

今靈公能自補其過衮不廢矣則衮職無闕可猶不改靈公雖言

道如宣子驟諫而不入此可見也公患之宣子是乘政

其諫使鉏麇賊之鉏麇晉之力士也靈公使為刺晨往

天明而寢門闢矣宣子之家已盛服將朝見宣子者朝

鉏麇往尚早甚明坐而假寐不解朝麇退宣子而退曰不

忘恭敬言其盛服坐民之主也百姓之賊民之主不

忠以為百姓之主而害之弃君之命不信受君之命以

則不信也有一於此殺之則不忠不殺則不不如死也

忠信不能兩全觸槐而死宣子庭有槐樹鉏晉侯飲趙

盾酒靈公使人刺宣子伏甲將攻之先伏兵於宮中乃

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宣子之車右提彌明趨登曰而

登臣侍君宴過三爵言宣子侍公飲非禮也禮不過遂

扶以下彌明見事急故以禮責宣公啖夫葵焉啖使犬

四尺曰葵蓋靈公呼犬欲以明搏而殺之殺此犬盾曰

弃人用犬責公不養士而雖猛何為公羊傳載盾之言

曰君之葵猶不如臣之鬪且出時宮中伏兵起宣子提

葵也臣之葵謂彌明也彌明死之為伏兵初宣子田于首山先是宣子田備

于翳桑舍止也翳桑桑之見靈輒餓靈輒晉人問其病

宣子問靈曰不食三日矣言三日食之宣子設之以舍

輒何病輒食其半問之問何故曰宦三年矣宦者學未知

其半而留其半問之而留之曰宦三年矣為官也未知

母之存否有母在家今近焉今則去請以遺之故留所

以遺使盡之宣子使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竹器也謂以

食音嗣寘諸橐以與之橐囊之無底者也倒戟以禦公徒

既而與為公介介甲士也至是靈輒亦問何故宣子問汝對曰

而免之靈輒乃倒用其戟以禦問何故宣子問汝對曰

翳桑之餓人也言我餓於翳桑時感問其名居宣子復

名與所不告而退報也遂自亾也時宣子出奔趙穿攻

靈公於桃園趙穿衰之庶子為側室者公宣子未出山

而復時宣子出奔聞公遇弒未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

晉史官董狐直書以示於朝書之於策宣子曰不然言

趙盾弒君之罪

君者非對曰子為正卿董狐言宣子亾不越竟出奔而

我之反不討賊比其友國又不非子而誰如此則弒

汝而實出於宣子曰嗚呼嘆息而我之懷矣懷戀自貽

伊感詩文無此二句相連者或逸詩也其我之謂矣詩

所言正合孔子曰時孔子未生蓋後董狐古之良史也

我之事也書法不隱以其不隱趙盾趙宣子古之

良大夫也又言趙盾可謂為法受惡為董狐史法而受

聲惜也惜其以良大越竟乃免言越境則君臣之義絕

孔子於春秋書趙盾弒其君夷臯不應有此議論

朝歐陽公疑之是也然謂趙盾實弒之亦非也意者盾

之出奔也趙穿承其風旨而弒之是靈公之歿為盾而

不為穿也所以董狐發其惡而書之若夫為法受惡以

下殊無義理恐非聖人之言也○靈公遇弒後趙盾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

**乙卯** 周定王三年 晉成公 楚子伐陸渾之戎 楚子莊王也陸渾之戎秦晉所遷

于伊川者 遂至于雒 觀兵于周疆 觀示

也 觀去聲 周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王孫滿周大夫也時楚強周弱定王

無如之何故使大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 禹之九鼎夫勞之勞去聲

猶後世之傳國璽也 楚莊王問其 對曰在德不在鼎 孫大小輕重欲奪周九鼎而取天下

滿荅言有天下者在 昔夏之方有德也 言夏鑄鼎之由乎有德不在乎有鼎

時 遠方圖物 遠方之國皆圖山川 貢金九牧 九州牧守皆貢其金

鑄鼎象物 乃以九州之金鑄為九鼎而著 百物而為之 鬼神姦邪情

備 圖鬼神百物之形 使民知神姦 鬼神姦邪情 故民入 使民見之而為備

川澤山林 入山川澤取魚鼈之屬 不逢不若 不過妖恠螭

魅罔兩 水神也 螭抽知反 魅音媚 莫能逢之 其象故不

能相 用能協于上下 夏禹如此故上下和協益 以承天 遇也

休 以受天之福祐益 桀有昏德 夏之季也 鼎遷于商 故

放桀而取 載祀六百 義祀取祭祀之義皆年之別名也 商紂暴虐 紂行暴虐

鼎遷于周 故武王伐紂而遷 德之 休明 休美也 三代君 雖小重也 鼎非有加大也而不可

其姦回昏亂 回邪也 桀紂姦 雖大輕也 鼎非有加小也 勢若遂 天祚明德 天之福明 有所底止 自有極至之成

輕然 王定鼎于郊 郊 鄭東周之王城也 成王成武 卜世三 王之志定鼎于此 郊 鄭音夾辱

王定鼎于郊 郊 鄭東周之王城也 成王成武 卜世三 王之志定鼎于此 郊 鄭音夾辱

王定鼎于郊 郊 鄭東周之王城也 成王成武 卜世三 王之志定鼎于此 郊 鄭音夾辱

十成王下之言當卜年七百言當載祀天所命也此蓋

周王之明德周德雖衰今周德天命未改而成王所卜

艾鼎之輕重謂不可移也未可問也言楚子失問也○

三十七年過卜數也○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燕姑南

女也若北燕則是召公之夢天使與已蘭蘭香草也燕

後姬姓也燕平声姑音吉夢天使與已蘭姑夢天使神

來賜之蘭曰余為伯儵儵音我名伯儵音儵余而祖也而汝也

汝祖也蓋伯儵以是為而子以此蘭而子以蘭有國香國

言其香之可貴人服媚之如是服佩也古人以香草為

汝子如服既而文公見之未幾文公見與之蘭而御之御之

以蘭賜燕姑辭曰妾不才燕姑謙言幸而有子言已將

不信恐文公敢徵蘭乎欲以所賜蘭而公曰諾文公

穆公既而生子即名之曰蘭以文公賜蘭符燕姑穆公

有疾至此年而曰蘭死蘭謂昔者文公吾其死乎言此

疾吾必與吾所以生也言我之生由刈蘭而卒於是自

而疾子夷立是為靈公○傳言穆公子孫所以大興于鄭

丙辰四年鄭靈公元年是歲秦共公及齊侯平莒及邾

莒邾二國有爭魯宣公及莒人不肯不肯公伐莒宣公

齊惠公為平和之邾音談

代取向取莒國之向非禮也非講信修平國以禮不以

亂平國之爭當用伐而不治責公不先以禮治莒而

也是以亂以亂平亂二國本亂魯何治之有其亂如此

無治能治何以行禮禮所以治亂無○楚人獻鼈於鄭

靈公鼈似鼈而大靈公穆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家歸

公見音現子公之食指動子公即公子宋也以示子

家以食指曰他日我如此言我每常必嘗異味必得奇

食及入入至宰夫將解鼈見治庖而將解相視而笑二

子相視而笑以公問之公問何子家以告以子公指及

食大夫鼈及鼈熟而分賜召子公而弗與也將召子公

食欲使指諸大夫食音嗣子公怒怒公不染指於鼎染指於所嘗之而

出嘗其味公怒嫌其不欲殺子公本與為戲而遂欲子

公與子家謀先子公謀於子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言

畜之老者人猶憚之而不殺殺害而况君乎而况一國之君反譖子家

子公見子家不從而反譖之子家懼而從之子家恐罪見及遂君子

曰仁而不武言子家初稱畜老憚殺猶有仁愛無能達

也故不能自達其初心之仁愛也○愚按鄭人立子良

子良穆公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言將立賢乎則

庶子也庶子也以順則子堅長將順長幼之序乎則子

乃立襄公襄公堅也襄公將去穆氏欲逐去而舍子良子良

氏以其讓已故特舍之子良不可諫止曰穆氏宜存言穆公

宜留則固願也勿逐之也若將亾之若公必則亦皆亾

則皆當去疾何為言獨留我乃舍之遂不逐諸○初楚

被逐也

言獨留我

言獨留我

言獨留我

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良子文之弟子文曰必殺之勤

良殺是子也指越椒熊虎之狀觀其形狀而豺狼之聲則似熊虎

聽其聲音弗殺今不殺之必滅若敖氏矣異日必作亂而滅

楚先君若俗語諺曰狼子野心言狼子心在山是乃狼

也言此越椒乃諺其可畜乎其心終野豈可畜子良不

可殺不忍子文以為太感以不殺越椒及將死子文將聚

其族曰聚若敖氏之椒也知政言越椒若秉乃速行矣

吾族當速無及於難無使少緩而及且泣曰子文既語

鬼猶求食言人死為鬼猶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言若

族滅無人奉祀求子孫之享祀及令尹子文卒子文之子子陽為令子

越為令尹越椒代子以若敖氏之族攻王越椒又以其

殺之遂將楚子與若敖氏戰莊王與越遂滅若敖氏越

戰敗莊王初鬪伯比淫於邲子之女邲國名子爵鬪伯

遂滅其族音生子文焉伯比所淫邲國之邲夫人使弄諸夢中夢

名邲子夫人以其女之淫音虎乳之虎母以其邲子田邲

亂而生子故棄之音夢見虎乳所見其事怪夫人以告夫

田獵於見之見虎乳所懼而歸見其怪夫人以告夫

告邲子以其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楚之方言

女淫亂所生遂使收之實為令尹子文言子文所以其

穀乃謂虎於菟又呼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因

命子文之名為穀於菟謂其幼時乳飼于虎也實為令尹子文言子文所以其

孫箴尹克黃使於齊箴尹官名克黃子陽之子蓋子文



使於齊國使去聲還及宋自齊還至宋國聞亂聞若敖氏之亂其人曰不可以

入矣克黃之從者言不可復入楚矣箴尹曰弃君之命克黃言為使而不反國則是棄

命矣君之命矣獨誰受之雖出奔他國誰肯容棄君命之人君天也君者臣之所天也天

可逃乎天不可逃則君亦不可逃矣遂歸復命克黃歸楚而復使齊之命而自拘

於司敗司敗主刑之官克黃自囚於彼以待君之戮也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

莊王因思其祖為令尹時善治楚國曰子文無後言子文之功如此而絕其後嗣何以勸

善則何以勸勉後來之為善者使復其所遂赦克黃使復為箴尹改命曰生改命

克黃之名曰生謂其當死而復生也

丁巳五年秦莊公鄭襄公元年

辛酉九年是歲晉成公卒子據立是為景公衛成公卒子遫立是為穆公陳靈公與孔

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孔寧與儀行父皆陳卿也夏姬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也靈公之私通焉皆秉其相服以戲于朝相服夏姬近身衣也秉秉也謂著之

於裏以為戲也相女乙反朝音朝洩冶諫曰洩冶陳大夫也公卿宣淫言靈公與二卿

宣示淫亂之事於朝民無效焉國人無所視效以為法也且聞不令且使國人聞此不善

之事聞去聲君其納之君何不藏此相服也公曰吾能改矣靈公言我能改此過

矣二子請殺之請殺洩冶孔寧儀行父公弗禁靈公不止之使勿殺遂殺洩

冶二子遂自殺之孔子曰亦謂追論之詩云詩大雅民之多辟辟邪也

僻君子處民多邪無自立辟不可自立法法但可晦迹其洩

冶之謂乎言洩冶當知此詩之義也楚子伐鄭時楚與晉爭鄭晉卻缺救

鄭時鄭服晉故楚伐而晉救之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柳棼鄭地名鄭襄公恃晉救兵

三傳切字

故能敗楚必國人皆喜鄭國之人皆喜唯子良憂子良

邁反音焚曰是國之災也言小國勝大國是災禍也吾死無日矣

言我未知死在何日也自是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壬戌十年**晉景公衛穆公元年是歲齊陳靈公與孔寧

儀行父飲酒於夏氏飲酒於夏氏之家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

徵舒夏姬子也靈公戲儀行父云對曰亦似君行父戲

徵舒似汝恐是汝之子也女音汝對曰亦似君言云徵舒亦似公恐是公之子也然靈公即位才十五年徵舒已為卿則年長而非他人之子矣蓋以夏姬淫放故為

戲也戲其母淫放公出靈公已飲自其廐射而

殺之徵舒執弩以伏於馬廐伺靈公之出射而二子奔

楚二子孔寧儀行父也為十一年楚子入陳張本

**癸亥十一年**陳成公齊頃公元年楚子伐鄭楚自柳棼之敗不得志於鄭故屢伐之

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言二國不務以德撫我而惟用兵以爭我與其

來者可也晉來伐則從晉楚來伐則從楚晉楚無信二國既盟而又來伐是無信也我

焉得有信我待其來者而從之安乃從楚遂受盟○晉

卻成子求成于眾狄謂成子卻缺也求成眾狄疾赤狄之

役赤狄潞氏最強役使遂服于晉皆從卻是行也此會

之諸大夫欲召狄欲召狄大夫皆卻成子曰吾聞之卻缺

非德莫如勤言惟德可以服人其非勤何以

求人若不勉力能勤有繼其勉力則其從之也言不若

詩曰詩周頌文王既勤止止語助辭頌言文王

之也狄母召詩曰齊篇文王既勤止文王勤以創業

猶勤

卻缺言以文王之聖德誰敢不服尚且勤力

况寡德乎

况我晋寡德豈文王之比乎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

楚子莊王也以陳國因夏氏微舒弒靈公之故為去声伐陳

與兵而謂陳人無動

楚子令陳無驚動將討於少西氏

祖也言我但致討於其家少去声

遂入陳

陳人不禦楚兵故遂入之殺夏徵舒

之罪而因縣陳

時陳成公在晋楚申叔時使於齊

大夫也其時出使齊國使去声

反

復命而退

復使齊之命而遂退王使讓之

曰

夏徵舒為不道

言陳國夏徵舒無道弒其君

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我以諸侯討其罪而殺之諸侯謂楚之屬國也諸侯縣公

皆慶寡人

楚僭稱王故其縣大夫皆僭稱公也皆賀我女獨不慶寡

人

對曰猶可辭乎

申叔時答云尚可得不質我何女音汝

王曰可哉

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

言罪莫大於弒逆也

討而戮之君之義也

君能討其罪而戮之所以為義抑人有言曰

而奪之牛

牽牛以蹊人之田

蹊徑也謂牽牛行于人之田中以踐其禾

而奪之牛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彼牽牛者固不得為

罪

而奪之牛

罰已重矣

重諸侯之從也

曰討有罪也

蓋謂討夏氏也今

縣陳

貪其富也

則是貪一國之富以為已利也以

討召諸侯

而以貪歸之

其歸諸侯也乃貪為已利

無乃不可乎

王曰善哉

楚子聞叔時之

吾未之聞也

對曰

稱善

吾未之聞也

言我未嘗得聞此言也

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叔時謙言我輩小人無高見遠識但

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復還之猶勝於不還也

乃復封陳

於是復封陳國○愚按叔時善

諫君莊王能徙義楚之霸也豈偶然哉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一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二

宣公下

甲子十二年楚子圍鄭

去年鄭受楚盟又有二心於晉故楚莊王怒而圍之

克之

攻破鄭城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楚示執臣僕之禮也

曰孤

不天

言鄭不為天之所祐

不能事君

不能事君

使君懷怒

致使楚君懷怒鄭之

以及敝邑

而親至於我之敝邑

孤之罪也

此皆我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

聽

豈敢不惟楚君之命是聽

其俘諸江南

設若俘虜鄭民使之徙居大江之南

以實海

濱

以充實海濱無人之地

亦唯命

此亦唯命是聽

其翦以賜諸侯

設若割截鄭地

以分賜於諸侯之國

使臣妾之

使鄭民男為楚臣女為楚妾

亦唯命

此亦唯命是聽若

惠顧前好

楚鄭世有盟誓之好設若楚君施惠而顧念及此好去聲

徼福於厲宣桓

武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桓公周厲王之子不氓其

社稷言楚能不畏滅鄭之社稷使改事君使鄭得改圖

夷於九縣楚曾滅九國以為君之惠也此乃楚君孤之

願也而亦我鄭之所願也非所敢望也此固鄭之所願但不敢布

腹心敢以腹心之事君實圖之惟楚君實左右曰楚子

之人不可許也言不可從得國無赦當取鄭國王曰其

君能下人言鄭君能以禮必能信用其民矣必能以信

矣庸可幾乎幾與冀同謂豈可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楚

鄭國講和一舍而與晉師救鄭時晉楚爭鄭故及河晉師聞鄭既

及楚平鄭已服楚桓子欲還桓子荀林父也時曰無及

於鄭而勦民林父言救鄭已無所及若與楚戰是焉用

之如此則何所用楚歸而動後動兵伐鄭不後猶未

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也時將上會聞用師武子稱名

道兵之觀釁而動觀敵人有間德刑政事典禮不易言楚

六者行之不變不可敵也楚無間隙故不為是征言征

是無間隙也討有罪不為是六事不楚君討鄭今楚莊王怒其貳而

易而征伐也為去聲哀其卑鄭之貳於晉也則怒之及其叛而伐之鄭之叛

哀其卑鄭之貳於晉也則怒之及其叛而伐之鄭之叛

伐服而舍之及其服楚也而德刑成矣伐之所以成刑

伐叛刑也楚之有刑也柔服德也柔鄭之服是二者立

矣此見楚之德昔歲入陳去年討今茲入鄭今年圍民

不罷勞

楚之民無以為

君無怨讟

楚之君無有怨讟之者

政有

經矣

其政有常經故能如是

荆尸而舉

荆楚也尸楚陣名也楚武王創

此陣法以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

言楚但以士卒從征而為農者為工者為行商

坐賈者皆不廢其

而卒乘輯睦

睦也卒兵車皆安輯而和

事不奸矣

其事無奸犯故能如是此

薦敖為宰

為敖為

孫叔敖也時為

擇楚國之令典

善者而用之

軍行右

轅

當軍行之時在車之

左追蓐

蓐卧上草也在車之左

前茅慮無

前茅楚旗制也在前者持之以慮有無之

中權後勁

中軍以制權謀後車

百官象物而動

物旌

言百官各象其所

軍政不戒而備

軍之政令不待

建之旗物而行動

能用

備具

典矣

此見楚之

其君之舉也

楚君之舉

內姓選於親

於

姓則選親族之

外姓選於舊

於異姓則選故舊

舉不失

德而不幸者

賞不失勞

無有功勞

老有加惠

臣民年老

其恩

旅有施舍

施以恩惠舍其勞疲

君子小人物有服

章

君子謂有位者小人謂庶民

貴有常尊

其貴者

等威

其威儀各有等差

禮不逆矣

此見楚之

德立刑行

總上六事而言以

政成事時

其政成就

典從禮順

典有

德則立以刑則行

若之何敵之

六者不易無繫可乘

見可而進

無違禮有

知難而退

知其難敵則當退兵此二

兼弱攻

見其可敵

武之善經也

此一言者古者

子姑

昧

衰弱者可兼并之

昏昧者可攻討之

整軍而經武乎謂林父姑且整汝之軍猶有弱而昧者

其他諸侯豈無弱之何必楚楚非弱而昧者彘子曰不

可彘子先穀也時佐晉所以霸言晉國所以師武臣力

也以兵師之威武而今失諸侯鄭為楚伐而不不可謂

力是其臣不有敵而不從有敵國如楚不可謂武是其

也不武由我失霸前人成伯業今不如死不如一死且成

師以出且晉既興聞敵強而退今聞楚強非夫也怯懦

非丈受君之命以為三而卒以非夫而其終

夫唯汝諸人我弗為也若我則不能為以中

軍佐濟先穀佐中軍獨以知莊子曰莊子荀首林父之

夫知此師殆哉言先穀之周易有之引易以在師之臨

師卦初六曰師出以律師初六爻辭云兵師否臧凶若

節制號令雖先穀佐中軍主帥而先果遇必

敗果與楚遇彘子尸之言當在雖免而歸雖使免于戰

必有大咎亦必受大殃咎也明韓獻子謂桓子曰獻子

也謂荀林父曰彘子以偏師陷言先穀以中軍子罪大矣

則林父當子為元帥林父將中軍師不用命先穀獨違

誰之罪也號令不行失屬亾師鄭國屬楚是失屬也彘

為罪已重有此二失不如進也不若同進兵事之不捷

設使戰楚惡有所分庶幾惡名與其專罪與其先穀獨

而不能勝猶有所分與其專罪敗而元帥專

受其罪 **六人同之** 孰若三軍皆進而六卿分受其罰乎六人者中軍將荀林父也其佐先穀也上

軍將士會也其佐卻克也下 **不猶愈乎** 責元帥乎獨

軍將趙朔也其佐樂書也 **遂濟** 皆渡河 **楚子將飲馬於河而歸** 將來飲馬於河以

聞晉兵已 **王欲還** 飲馬而歸 **嬖人伍參欲**

**戰** 嬖人便嬖使令之人也伍參伍 **令尹孫叔敖弗欲**

孫叔敖言楚 **今茲入鄭** 又方

入鄭 **不無事矣** 不可謂 **戰而不捷** 設使與晉 **參之肉其足**

**食乎** 雖欲食伍參之 **參曰若事之捷** 若捷 **孫叔為無謀**

**矣** 則汝孫叔 **不捷** 不能 **參之肉將在晉軍** 則我將為晉

之肉固 **可得食乎** 雖楚欲食吾 **令尹南轅反旆** 孫叔

向而反車前之大旗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 荀

欲遂歸也旆甫昧反 **未能行令** 其德望未足以 **其佐先穀剛愎**

帥初秉國政 **不仁** 彘子為中軍佐剛強愎 **未肯用命** 不肯用主 **其三**

**帥者專行不獲** 其所行而不得 **聽而無上** 聽命於下

之眾誰適從 事權不一眾人莫 **此行也** 楚之 **晉師必敗**

必敗 **且君而逃臣** 楚若還是以君而逃臣也 **若社稷何**

豈不辱楚國 **王病之** 楚子聞伍參 **告令尹改乘轅而北**

之社稷乎 **次于管以待之** 管地名楚子次于

告孫叔敖使復回 **反** **晉師在敖鄆之間** 晉兵在敖鄆二 **鄭皇戌使如晉曰**

鄭使皇戌為使至于 **鄭之從楚** 言鄭所以 **社稷之故也**

晉師 **音恤使去聲**

鄭師 **音恤使去聲**

鄭師 **音恤使去聲**



蓋以救鄭之社稷故不得已也其未有貳心其實專心事晉楚師驟勝而

驕今楚兵驟然勝其師老矣且其出兵已久而疾困矣而不設備又

防備非常子擊之勉晉先鄭師為承鄭以兵楚師必敗二國合謀

必敗楚兵彘子曰敗楚服鄭言晉敗楚兵於此在矣在此必

許之必從皇欒武子曰武子欒書也楚自克庸以來文

十六年楚滅庸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楚君無一日不治

于與吁同嗟民生之不易此下皆楚君訓民之言不易

禍至之無日無日不虞戒懼之不可以怠常警戒畏懼

在軍楚君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無一日不治

其傲戒于勝之不可保此下皆楚君訓兵之言謂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商紂雖屢戰勝武訓之以若敖蚡

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此言楚君訓民以楚先君勤儉

曰楚君又作箴民生在勤惟在勤力勤則不匱勤以治

匱楚君又作箴不可謂驕以此觀之則皇成所謂先大夫子犯有言

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見僖公二我則不德今我晉而徼

怨于楚而與楚爭鄭是求我曲楚直晉之理曲不可謂

老以此觀之則皇成所謂其君之戒其楚君分為二廣

分為左右二廣每廣有廣有一卒百人為卒以今廣法

車十五乘廣去声下同廣有一卒論之每車一乘有一

百人卒卒偏之兩周制車十五乘為夫偏二十五人為

子忽反卒卒偏之兩兩楚以五十人為兩以舊偏法論之

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兼周  
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有一百五十人  
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注疏說誤

靖問對注疏說誤  
右廣初駕鳴而駕馬數及日中數  
時刻至於日中左廣代右以至于昏至于日  
而止入而止

內官序當其夜其內官近君者為次序以當以待不虞

以防不測之變楚不設備者不可信也師叔楚之

崇也師叔潘廔楚人所崇貴也子良鄭之良也子良鄭之師叔入盟

密矣今楚使師叔入盟鄭伯子良在楚鄭使子良為質於楚楚鄭親矣可見楚鄭之交甚親

來勸我戰今鄭使皇戌來勸我與楚戰我克則來我勝楚則歸我不克

遂往我不勝則鄭遂往從楚以我卜也蓋以我之勝負也鄭不可從

皇戌之說不可從也楚少宰如晉師曰楚子使少宰之官往晉寡

君少遭閔凶言我楚君小時遭國家之喪也不能文以此不孝而言不成

文聞二先君之出入但聞先君成王穆王此行也君為

此伐鄭之行也將鄭是訓定心而來訓定之豈敢求罪於晉敢

取罪于汝晉國二三子無淹久言晉之群帥無隨季對曰士會

也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言周平王東遷時命我晉先君文侯有云與鄭

夾輔周室平王命晉與鄭夾輔翼周之王室毋廢王命不得廢天子之命令也音無

今鄭不率命而背晉以從楚寡君使群臣問諸鄭故我

使群臣而問罪於鄭豈敢辱候人伺候望敵之人敢拜君命之辱

敢謝楚君命命令彘子以為謫先穀以士會之使趙括從

之辱及於晉也趙括宣子之弟也時為中軍大夫行人失辭

而更之曰先穀使之攻士會之對更音庚

謂晉之使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言楚以大國人誤對也

國是有迹於鄭也今晉君曰無辟敵晉君喻我群臣不使我群臣遷其迹而去之

避群臣無所逃命君命如此群臣不得而逃之也楚子又使求成于晉

楚又使人晉人許之許其從和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擊子求和于晉

族大夫而晉君請使請報楚求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未之許錡音倚

也求為卿請召盟請召楚皆命而往魏錡趙旃俱受命而使楚郤獻

子曰獻子郤克也二憾往矣言二子皆有恨於晉者弗

備必敗若不設備必為楚兵所敗彘子曰鄭人勸戰言皇成來勸戰弗敢從

也既不敢楚人求成楚使人來求成弗能好也又不能成其師

無成命徒出師而不能說多備何為將多設備士季曰備

之善士會言設備為善若二子怒楚若魏錡趙旃往致楚師之怒楚人乘我

楚人忽然進喪師無日矣晉師之敗必不久矣不如備之若

設備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恐二子致楚師之怒使輶車逆之

輶車兵車名使之往迎二子輶音豚潘黨望其塵楚潘黨望見車來塵起使騁而告

曰楚使人馳馬而告晉師至矣言晉兵來矣遂出陳楚人出兵

音孫叔曰進之孫叔敖令寧我薄人寧使我先無人薄

陣無使人先詩云詩小雅元戎十乘詩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

乘去聲以先啓行啓行猶開道也先人也此釋以與下同

義軍志曰軍志古先人有奪人之心言先人而制人所

薄之也釋奪人之心之義遂疾進師楚疾速進兵桓子

不知所為荀林父為楚兵鼓於軍中曰乃擊鼓而號先

濟者有賞言先濟河中軍下軍爭舟二軍爭登舟而渡河舟中之

指可掬也二軍爭舟斫斷手指故舟中之指可以兩手

反楚子使告唐惠侯曰唐屬楚之小國不穀不德而貪

楚子謙稱不穀自言無德而貪以遇大敵故遇晉不穀之罪也此皆我

然楚不克不能使楚且君之羞也不惟楚國之辱敢藉君

靈用敢借唐君之以濟楚師而以相濟使潘黨率游闕

四十乘游闕游車從唐侯以為左拒拒方陳也以從上

軍晉惟上軍不敗故楚駒伯曰駒伯卻克待諸乎言待

之戰也隨季曰隨季曰隨會上楚師方壯言楚兵若萃於我

若聚兵而攻我上軍吾師必盡則晉兵必盡不如收而去之

而去分謗生民同奔所以分衆人之謗不亦可乎如此

乎殿其卒而退以其所將之卒為後軍之不敗以見士

楚師軍於邲邲鄭地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言楚王何

以章功而收晉尸戰而聚晉人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

下臣聞克敵必示子孫我聞古人之勝敵也以無忘武

功使子孫不忘楚子曰非爾所知也莊王言此事非夫

文解釋武止戈為武合止戈二字以成武武王克商

昔周武王作頌曰邁篇載戢干戈頌言武王既定天

之載橐弓矢其不復用也橐音高我求懿德武

匹載橐弓矢其不復用也橐音高我求懿德武

之載橐弓矢其不復用也橐音高我求懿德武

又求美德之肆于時夏肆遂也時是也夏大也允王保

士而任用之信武王能又作武武亦周其卒章曰其章末耆定爾

功耆致也言武王伐紂致三曰其第三鋪時繹思鋪布

陳也思語助也言武王我徂維求定故民皆歸往武其

六曰其第六綏萬邦言武王能屢豐年故屢致豐年之

數與今詩篇次不同夫武武之為德有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戰于戈橐弓矢禁暴戢兵也

萬邦和衆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故武

之詩章使其今我使二國暴骨民暴骨于野音曝

子孫不忘也暴矣是不能禁暴觀兵以威諸侯示人以兵使兵不戢

矣是不能暴而不戢安能保大是不能猶有晉

在敵猶在焉得定功是不能所違民欲猶多而民

失業則違其民何安焉安民也無德而強爭諸侯德不

服諸侯而強何以和衆是不能利人之幾以晉之危

而安人之危以為已榮言因晉師不和乘其

敵之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是武有七德武有上文我

無一焉而我皆無何以示子孫將以何者而其為先君

宮言但當為楚先告成事而已以戰勝之事告於先君

先廟之主以行此言作先君宮告成事者武非吾功也

謂奉所載之主以致祭於宮中而告之也武非吾功也

武有七德我皆無古者明王伐不敬不敬謂不式王命

之果何功之有哉

明王取其鯨鯢而封之鯨鯢大魚也能吞小魚以喻不討之

謂殺之而以土封其尸以為大戮為大戮辱於戒來者於是乎有

京觀京觀即所封之尸也以懲淫慝大示以懲使淫慝者知所戒懼今罪

無所今晉非不敬而得罪於楚者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彼晉民之

忠以用其君命者也又何以為京觀乎言彼成者非有淫慝可以示懲戒者何所取以為京

觀祭於河神祀于河楚子乃致作先君宮先君之主告成事而還

告戰勝之事畢乃歸楚也○晉師歸戰敗而歸桓子請死荀林父元帥也

自殺焉晉侯欲許之從其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渢

父不城濮之役僖公二十八年晉師三日穀晉兵三日

穀猶且憂形於色左右曰左右之臣有

喜而憂言戰勝可喜如有憂而喜乎譬如人有可憂之

喜之失今反以為憂公曰得臣猶在文公言楚令憂未歇也言子玉

時者也思報怨於我故我之困獸猶鬪獸之鬪敗者雖况國相

乎况子玉為楚國之相豈及楚殺子玉及楚成王公喜

而後可知也文公方有喜曰莫余毒也已文公言子玉

我者矣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士貞子言城濮之戰晉已

勝楚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楚國因此自成王至於今天或

者大警晉也言今歲晉敗或是天意而又殺林父楚之

殺子也以重楚勝重再也是楚再其毋乃久不競乎如此

特再世不競於楚乎林父之事君也况荀林父平進思盡忠進諫

於君

則盡已退思補過退省其私以社稷之衛也是晉國社稷之扞衛

也若之何殺之有臣如此夫其敗也今歲之敗如日月

之食焉譬如日月之薄蝕也何損於明日月雖蝕而無傷於本然

然之善傷於本晉侯使復其位從士貞子之諫使楚子伐蕭

蕭宋之庸國蕭潰國滅而申公巫臣曰巫臣屈巫也為師人

多寒言當冬月士卒多寒凍者王巡三軍莊王乃親巡拊而勉之慰

而勸勉之拊音撫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音撫

乙丑十三年清丘之盟去年冬晉盟宋衛晉以衛之救

陳也討焉盟曰伐叛討貳於是陳貳於楚而宋伐曰罪

無所歸晉使者言衛若無所將加而師而汝也言將孔

達曰孔達主救苟利社稷言苟有可以利請以我說則

請自殺以解說於晉也說如字我則為政我秉衛而亢大國之討今晉

罪而我不引罪自殺是亢晉也將以誰任將為執政而不任其罪我則

死之遂縊而歿以免晉國之討

丙寅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於齊申舟即文之無畏也

曰無假道于宋使不假道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公

楚穆王田孟諸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惡鳥路反曰我則必死言宋必王曰殺

女楚子言設若宋我伐之我則為汝伐見犀而行犀無

子也以子託王示及宋無畏宋人止之宋怒其不假華

必死也見音現

三傳切詳

三

元曰過我而不假道言無畏過宋而鄙我也是以我宋

也鄙我亾也是以我為殺其使者必伐我若殺無畏楚

聲伐我亦亾也宋受楚伐亦亾一也二者不同其乃殺

之遂殺楚子聞之聞無畏為投袂而起振其衣屨及於

室皇室皇寢門闕也闕在劍及於寢門之外比室皇車

及於蒲胥之市蒲胥楚市名屨及門闕劍及楚子圍宋

投袂而即圍宋以見楚備有素有事即行也○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

之子也魯使見晏桓子桓子晏嬰之與之言魯樂歸父

之子言魯國之桓子告高宣子曰宣子高固子家其亾乎

樂音洛子家即歸父也懷於魯矣以魯為樂是懷必貪身居魯

魯之可樂非貪必謀人既有所貪必謀謀人既有所

亦謀已他人必一國謀之舉魯國之人何以不亾言必

十八年魯逐公孫歸父○孟獻子言於公曰孟獻子仲孫蔑臣聞

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言小國所以免聘而獻物使卿往

國而獻其於是庭實旅百則陳所獻之物朝而獻功

君親往朝于大國於是容貌采章則有玄纁璣組羽

容貌之物嘉淑而有加貨嘉善也淑好也若大國有喜

謀其不免也凡若是者所以謀誅而薦賄若不朝聘待

始獻則無及也則已晚而今楚在宋今楚子見君其圖

之勸公往公說公悅其言遂使公孫歸

聘之也



丁卯十五年宋人告急于晉宋被圍急晉侯欲救之

公欲發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也古人有言曰有言

如下文雖鞭之長鞭馬也不及馬腹言鞭雖長用以捶天

方授楚言楚勢方盛未可與爭力爭也雖晉之強晉

強猶鞭能違天乎猶鞭之不及馬腹也諺曰言如下文

所高下在心事之高下在人心川澤納汗川流水澤止

水皆納山藪藏疾山多木藪多草雖毒螫之瑾瑜匿瑕

瑾瑜雖皆美玉而不無瑕疵國君含垢此理則亦有含

忍垢耻之天之道也時勢如此乃天君其待之勸公姑

乃止遂止而使解揚如宋揚往告之解卜買反使無降

楚使宋人曰晉師悉起言晉盡起將至矣今其兵將至

言以懼楚鄭人囚而獻諸楚鄭人囚解揚楚子厚賂之

楚子許厚使反其言使告於宋言不許解揚三而許之

楚子再三強使登諸樓車樓車車之有樓櫓而可使呼

宋人而告之告以晉不救遂致其君命解揚乃致晉君

起將楚子將殺之欲殺使與之言曰使人與爾既許不

殺言汝既許我而反之而又反我而何故何故許我非

我無信我今殺汝非是女則弃之汝許我而友之是汝

速即爾刑汝有罪當刑對曰臣聞之言臣之所聞君能

制命為義為人君者能制作臣能承命為信為人臣者

命為義命令是謂之義臣能承命為信能稟承君

命是謂信載義而行之為利以臣之信載君之謀不失

利以信載義之利以衛社稷以此而扞民之主也此如

則信之主謂君制命為義者不行兩信以見楚

也謂臣承命為信者不受兩命以君之賂

臣楚子之不知命也不知制命受命以出我受晉君有

死無實寧可被殺而不可實又可賂乎豈可行賂而使

上言義臣之許君解揚之以成命也蓋欲成其君命也

無二信能致其死而成命已成其君臣之祿也為臣而不辱君

君命矣祿矣○以上寡君有信臣晉君制命而下臣獲考考成

言信無二命亦無憾矣楚子舍之以歸遂釋解

歸晉楚師將去宋圍宋九月而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

申犀申舟之子也稽音啓曰毋畏知死言申舟之為使也知

首頭至地也稽音啓曰毋畏知死必為宋所殺母音無

而不敢廢王命命冒死而行王弃言焉言莊言許申舟

服而去是王不能答莊王無申叔時僕叔時為曰築室

棄前言耳言築室於宋分兵歸田宋必聽命則宋必懼而

反耕者以示宋為持久之計宋必聽命聽楚之命

從之從叔時宋人懼宋人果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使華

夜出潛入楚軍中華去聲登子反之牀子反楚公子側也以楚軍法

反之床見華起之華元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言宋

我來告曰敝邑易子而食言宋國糧盡民間以析骸以

病矣言宋國無薪但析人之骸骨以焚雖然宋人之病城

之而炊鼎也音諧變七乱反

下之盟城下盟諸侯有以國斃寧可不能從也又不能

也之盟去我三十里若楚退唯命是聽則唯楚國子反懼

子反夜為華元所劫與之盟而告王私與華元盟而以退三

十里楚為退宋及楚平遂服盟曰二國為盟我無爾詐

言楚不爾無我虞言宋不○潞子嬰兒之夫人潞赤狄

君子爵名嬰潞音路晉景公之姊也潞子夫人乃晉景鄆舒為

政而殺之而殺其夫人又傷潞子之目又傷其晉侯將

伐之將伐諸大夫皆曰不可潞氏不可伐鄆舒有三

雋才言鄆舒有三者絕異之不如待後之人不若待其

者然後伯宗曰必伐之不可不伐狄有五罪言鄆舒有五罪如下

文所雋才雖多假使雖多何補焉言不足以不祀不修

一也此一嗜酒沉湎二也此二弃仲章而奪黎氏地違

章之諫而奪黎侯之地三也此三虐我伯姬殺我晉君四也此四

傷其君目傷潞子嬰五也此五而申固其命則謀復而

雋才恃其絕而不以茂德而無以長茲益罪也此所以

罪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後人繼鄆舒而為政者以

事神人蓋鄆舒之得罪於神人而申固其命則謀復而

不厭固其命令則堅疑而不易若之何待之待其如此則不討有罪今

舒有罪反縱曰將待後又曰不如後有辭而討焉無罪

而我討之則彼毋乃不可乎彼既受辭夫恃才與衆才

之雋恃 **亾之道也** 此二者乃取亾之道 **商紂由之** 由用也手格猛

紂之才也 有億兆之民 **故滅** 商紂恃此二者肆為 **天反**

離心離德 此紂之衆也 **時為災** 寒暑易節 **地反物為妖** 則為妖異 **民反德為亂**

悖理害常 則為禍亂 **亂則妖災生** 民既反德則天地 **故文反正為**

**乏** 言古人篆字背書正字則為乏字以見人 **盡在狄矣**

言恃才與衆反德 **晉侯從之** 從伯宗之 **滅潞** 滅潞子之

兒 **鄆舒奔衛** 衛人懼而 **晉人殺之** 所以滅亾 **秦桓公**

**伐晉** 次于晉輔 **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顆魏犇之子 **獲杜**

**回** 虜秦人姓 **秦之力人也** 杜回乃秦國 **初魏武子有嬖**

**妾** 武子魏犇之妾 **無子** 不曾生子 **武子疾** 魏犇初 **命顆曰** 命其

**必嫁是** 言我死後 **疾病** 及其病重之時 **則曰必以為殉** 又言我

以此妾 **及卒** 及武子 **顆嫁之** 其子遂 **曰疾病則亂** 魏顆

病重則 **吾從其治也** 我所以嫁此妾者不從吾父昏亂

**及輔氏之役** 至是與秦桓 **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顆

忽見一老人結 **杜回躓而顛** 杜回因此失足而 **故獲之**

草以禦杜回 **夜夢之曰** 其夜魏顆夢 **余而所嫁婦人之父**

顛所以為魏 **也** 而汝也老人言我乃汝 **爾用爾先人之治命** 言汝既

未亂之言不 **余是以報** 我故結草 **晉侯使趙同獻狄**

以我女殉葬 **俘于周** 同趙衰之子 **不敬** 晉滅狄使趙

而 **劉康公曰** 康公周大夫 **不及十年** 言此後不及 **原**

不敬 **劉康公曰** 王季子也 **不及十年** 言此後不及 **原**

而 **劉康公曰** 康公周大夫 **不及十年** 言此後不及 **原**

不敬 **劉康公曰** 王季子也 **不及十年** 言此後不及 **原**

叔必有大咎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言其不敬是乃天奪其精爽也

為成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張本

戊辰十六年晉士會滅赤狄去年晉滅潞氏今又并其餘黨獻狄俘士會

獻之于王晉侯請于王請以士會為命卿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黻

命孤卿之服也前此晉中軍帥未嘗請于王此特請者以黻冕之服故也黻音弗將去声且為大傅

太傅孤卿如此官以寵異之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士會執政群盜畏之

而奔于秦羊舌職曰羊舌職羊舌大夫吾聞之吾之所聞如下文所云云

禹稱善人昔者大禹舉用善人不善人遠故不善之人皆自遠去之此之謂也

夫言晉用上會如禹之用善人也詩曰詩小雅小旻篇戰戰兢兢皆戒懼意如臨深

淵懼其溺也如履薄冰懼其陷也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在位則無不戒懼善人

在上善人皆在上位則國無幸民則國家不善之民無僥倖而免罪者諺曰俗語有云

民之多幸不善之民國之不幸也則國之受其害乃不幸也是無善

人之謂也言善人不在上○晉侯使士會平王室時王孫蘇

毛氏召氏爭政作亂定王享之王以享禮待士會原襄公相禮

原襄公周大夫也殺烝烝升也謂升殺於俎也武子私問其故武子

士會謚也士會謂已被王享當有體薦王聞之王聞武子私問

召武子曰季氏呼其字而弗聞乎言汝豈不聞乎王享有體薦

言天子享禮則半解其體宴有折俎宴禮則體解節折

而薦之所以示恭儉也公當享言諸侯來朝則當待以享禮卿當宴若但使

也折之舌反王室之禮也此王室待賓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

雖為設享仍當用宴禮

典禮士會聞天子之言乃歸以修晉國之法言知修晉法以見晉

之不合典禮者多矣

巳巳十七年是歲蔡文公卒景公固立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晉景公欲

為斷道之會使郤克合齊侯齊頃公帷婦人穀梁傳謂婦人是齊侯之母蕭同叔子也恐其

或然頃使觀之帷婦人於房中使觀郤克郤子登穀梁傳謂郤克跛

婦人笑於房以跛迂跛獻子怒獻子郤克謚也出而誓

曰郤克既出而自誓云所不此報言若不報齊侯此日之辱無能涉河必不復能渡河

而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齊侯使四子會高

固逃歸恐被晉執晉人執晏弱蔡朝南郭偃齊侯辱郤

來故三苗賁皇言於晉侯曰賁皇楚越椒之子楚滅若

賁音夫晏子何罪言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

如不逮言前時諸侯事晉皆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言

與人無信諸侯皆有貳志諸侯因此齊君恐不得禮齊侯恐

禮待故不出所以自而使四子來但使四子來左右或

沮之齊侯左右之人必有沮曰君不出左右之人云齊

必執吾使晉必怒而執吾故高子及欵孟而逃所以高

孟之地而逃夫三子者曰其晏弱蔡朝若絕君好言我

若皆逃歸則是絕齊侯寧歸死焉故寧會晉為是犯難

而來所以三子者明知被執吾若善逆彼我晉若能以

以懷來者則可以懷撫諸吾又執之今晉又從以信齊

三子

**沮**則止者其言實矣吾不既過矣乎此則晉過而不改

晉既失矣而又久之三子執以成其悔此來今又執之

是成其何利之有焉如此則齊必背使反者得辭使高

道而反者得有辭而害來者而三子犯難以以懼諸侯

云吾幸而不來也將焉用之言執三子無所晉人緩之逸

疑使諸侯皆有○范武子將老武子士會也老致仕

晉人於是不拘執稱號不同武子之子燮乎呼其名吾聞之

吾之所聞如喜怒以類者鮮言人之喜怒但主易者實

多不以其類而遷喜遷怒者此最多也如郤克怒齊而

**詩曰**巧言小雅君子如怒言君子亂庶遄沮則禍亂庶幾

市專君子如祉祉福也言君子若亂庶遄已已亦君子

反之喜怒皆得其正以已亂也故皆可以弗已者必益之

若非君子則喜怒不得其正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

不能止亂而反增益之也乎郤克之怒齊或者不然若不使逞其

我恐其遷怒以善於余將老我今將使郤子逞其志庶

晉而增益其亂也庶有豸乎言庶幾可爾從二三

郤克為政得逞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也范武子乃請老乃告老

其志以報齊也獻子為政獻子郤克也代武子將中乃請老

**庚午十八年**蔡景公元年是歲楚莊公薨魯宣

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

文子季孫

行父也

王卒子番立是為共王

夫言殺子惡立宣公子惡齊之外甥也適音的因此臧宣叔怒

宣叔名許臧文仲曰當其時不能治也言襄仲殺子惡時季文子不能

治其後之人何罪今襄仲已死其子欲去之言汝若欲

罪也逐襄仲之族去許請去之則我當為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

上聲四年晏桓子子家其凶乎之言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二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十三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辛未周定王十七年元年陳成公九年杞桓公四十七年宋文

年秦桓公十五年楚共王元年衛穆公十五年晉侯使瑕嘉平戎

于王瑕嘉晉大夫詹劉康公徼戎劉康公王季子將遂

伐之康公意我與周和必不設叔服曰叔服周背盟而

欺大國新與戎平而伐之是背亂也背音佩此必敗言

師必敗背盟不祥背盟得罪於欺大國不義欺大國得罪

神人弗助背盟神不助欺將何以戰將何所持不聽不

叔服之言遂伐茅戎茅戎戎敗績果為戎

之



**壬申二年** 是歲宋文公卒子固立是為共 **齊侯伐我北**

**郟** 魯新邊邑也齊叛晉即楚而取龍 **取龍** 之龍邑 **衛侵齊** 為

**與齊師遇** 時齊伐魯還而 **石子欲還** 師還音旋 **孫**

**子曰不可** 孫林父不肯還 **石子曰師敗矣** 言衛兵子不

**少須** 言孫子不少待 **衆懼盡** 恐殺盡 **新築人仲叔于奚**

**救孫桓子** 于奚守新築大夫 **桓子是以免** 免為齊 **既衛**

**人賞之以邑** 有功以邑賞之 **辭** 于奚請曲縣 **請曲縣** 謂縣鍾磬

王宮縣謂四面縣如宮墻也諸侯軒縣謂去 **繁纓以朝**

其南面也于奚請曲縣謂軒縣也 **仲尼聞之** 時孔子

之制繁步干反朝音潮 **許之** 于奚請 **不如多與之邑** 邑不若增其唯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唯此車服之器與爵號 **君之所司**

**也** 名號車器乃 **名以出信** 後為民所信 **信以守器** 動不

然後車 **器以藏禮** 故禮藏于其中焉 **禮以行義** 尊卑有

其宜而 **義以生利** 利者義之和也 **利以平民** 利澤之行

下 **政之大節也** 此六者國政 **若以假人** 今以名與 **與人**

**政也** 是君與人 **政亾則國家從之** 君既失政則其 **弗可**

**止也已** 無復可 **孫桓子還於新築** 孫林父戰敗 **不入** 不

**遂如晉乞師** 求救 **臧宣叔亦如晉乞師** 魯亦使大夫

**皆主卻獻子** 魯衛皆知 **卻克怒齊** 晉侯許之七百乘

七十五人共五萬二千 **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 賦兵也

五百人乘去声下同

十八年晉車七百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先君謂晉文公

乘與楚戰于城濮先大夫謂先軫也肅整也故捷故能勝楚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稱我於

先大夫尚不請八百乘請增兵共六萬人許之晉侯許與師至

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音維如齊侯使請戰齊頃公使人至晉師請戰

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言汝與晉君之兵辱臨我齊國不腆敝賦齊國有不

厚類敵之兵腆他典反詰朝請見明日平旦請相見對曰晉人晉

與魯衛兄弟也晉武王之後魯衛文王之後故云兄弟之國也來告曰魯衛來告我晉

云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言齊國且夕來伐魯衛以釋怨憾寡君

不忍我晉君不忍魯衛之見伐使群臣請於大國故使我群臣請命於齊國無令

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無使衆兵久留於齊地能進不能退我但能進

戰不能退兵君無所辱命不勞齊君之請戰也齊侯曰又答晉人大夫之許

夫許戰寡人之願也固我之所願欲也若其不許若晉大夫亦

將見也我亦將自來戰也齊高固入晉師高固入晉兵而致戰桀石以投

人擲石以禽之而乘其車既獲晉人乃舍已車而乘所獲者之車繫桑

本焉將至齊軍乃以桑樹繫車而走以徇齊壘走而徇於齊軍營內云曰欲勇者

賈余餘勇高固言我有餘勇將賈之其輕敵如此安得不敗音古師陳於鞏音兵

于齊之鞏地音陣鞏音安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齊頃公言我且

盡滅此軍而後朝食亦輕敵之甚也不介馬而馳之馬不帶甲而

於矢郤克將中軍流血及屨血流至足未絕鼓音中軍將當自執旗鼓

故雖傷而曰余病矣郤克言我病痛矣欲退兵也張侯曰張侯御中軍戎車者

鼓聲不息

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言初合戰時我為矢所余折

以御我折其矢而御左輪朱殷殷赤黑色也言我中矢

豈敢言病傷重而不敢息也吾子忍之令郤克忍痛師

之耳目大凡兵師耳之所視在吾旗鼓耳聽中軍之鼓目視

進退從之或進或退皆此車一人殿之言此中軍戎

鎮之殿可以集事可以成勝若之何其以病如何可以

敗君之大事也乃欲喪敗吾君之擐甲執兵身被甲而

患擐音固即死也固將決戰而病未及死今雖傷重吾子

勉之令郤克勉力左并轡轡馬索也郤克乃右援枹而

鼓以右手引鼓枹而擊馬逸不能止戎馬奔逸師從之

晉兵皆從郤克之車以進齊師敗績大為晉逢丑父與公易位丑父

之御也晉兵逐齊侯急丑父恐將及華泉華泉地名驂

絀於木而止齊侯驂馬絀於樹木韓厥執繫馬前韓厥

司馬追及齊侯遂執馬絀再拜稽首拜齊侯也稽首頭

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於齊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

韓厥言晉君使群臣為去聲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述晉侯

無使衆兵深入齊君之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韓厥謙稱下臣言我

屬音燭無所逃隱故不敢逃遁且懼奔辟且恐無勇而

避音杭而泰兩君若奔避則為辱晉臣辱戎士言我辱為敢

告不敏敢告齊君以攝官承乏願以已之不敏暫攝齊

已不敏於才攝官承乏君僕御之官承其空乏

齊侯羞也

君僕御之官承其空乏

蓋欲執齊侯而歸時丑父詐故謙飾其辭也為齊侯代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

居君位故使齊侯下車往齊侯既走鄭周父宛莜載齊侯以免齊侯既走

既如華泉齊之二臣以副車載韓厥獻丑父韓厥既知

齊侯而逃之宛平声莜扶廢反韓厥獻丑父韓厥既知

丑父非齊侯故執將殺之丑父呼曰丑父呼

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言我被殺之後無復有以

音有一於此今僅有我將為戮乎乃以為罪郤子曰

人不難以死免其君郤克言丑父不以我戮之不

祥彼忠於君而我殺赦之以勸事君者勸後來之忠於

君乃免之不殺晉師從齊師齊兵敗走入自丘輿入齊

擊馬陘又攻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

與地賓媚人齊大夫國佐也賓是姓媚人是族甌甌也

賂晉師也不可若晉人則聽客之所為客謂晉人也聽

賓媚人致賂致齊侯之晉人不可晉人果曰必以蕭

同叔子為質蕭國之君字同叔其女子嫁於齊實為頃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又使齊國境內田

對曰蕭同叔子非他賓媚人答言蕭同寡君之母

也是我齊若以匹敵若以齊晉則亦晉君之母也則

之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今汝敷布大命

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乃言我必質齊其若王命何

先王以忠孝命諸侯今晉人輕且是以不孝令也其母

慢其母不愛同類是違王命也

以及人之母且以其事告於詩曰詩大雅既醉篇孝子不匱子

愛親之心無有窮匱未錫爾類又錫汝之族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

今晉君以不孝其無乃非德類也乎言諸侯皆汝之族類無乃非是以孝

德賜乎類乎先王疆理天下古者先王有天下疆界理治之物土之宜而

布其利播種之物各從土宜而分布其利故詩曰所以詩小雅南我疆

我理我有天下而疆界之理治之東南其畝或東西其畝或南北其畝皆從土宜蓋言東則

西在其中言南則北在其中今吾子疆理諸侯今汝疆界理治而曰

盡東其畝而已乃言齊國境內田畝皆從東西而行唯吾子戎車是利古

井田之制溝洫縱橫兵車難過今復盡東其畝則晉之伐齊循龍東行其勢甚易兵車之利也無顧土

宜不顧地勢東西南北所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無乃非是先王疆理天下

物上之宜之命乎反先王則不義今晉違背先王之命則是不義何以爲盟主

何以稱霸而主諸侯之盟其晉實有闕凡此實皆晉之闕失也四王之王也禹

商湯周文王武王之成王業也樹德而濟同欲焉皆樹立德化而濟人心之所同

欲五伯之霸也伯長也夏昆吾商大彭豳韋周勤而撫

之雖不能如三王之樹德以役王命以服事王命不敢

今吾子求合諸侯今汝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以自挾

疆畔之欲而不與民同是失王霸之政也詩曰詩商頌布政優優言商湯敷

優然而寬和百祿是道故福祿之盛皆道聚子實不優而弃

百祿今汝不能寬和諸侯何害焉豈能為諸侯之害乎不然若不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則齊君之命我使臣別曰述

君之命云子以君師辱於敝邑言汝以晉君之兵辱臨齊國不腆敝賦齊

君有不厚君有不厚以犒從者不敢言爭戰故言齊以兵待來師

畏君之震畏君師師徒撓敗以故齊兵撓曲而致敗吾子惠

微齊國之福言汝惠我齊國而若不氓其社稷若汝能

齊國之神必福晉也齊國之神必福晉也使繼舊好齊晉舊有和好使唯是先

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敝器謂麤器也言齊君不敢愛

子又不許今汝又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也以喻齊兵

背城借一欲以已敗之兵背齊城敝邑之幸齊國幸亦

云從也尚當唯晉况其不幸何况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豈敢不惟晉命之是聽乎魯衛諫曰二國皆齊疾我矣言齊兵敗而

其灰亾者皆親暱也其戰而灰亾皆左右子若不許汝

不從齊人之請讐我必甚則齊必甚以唯子則又何求汝之不

所求子得其國寶汝既得齊之我又得地齊又歸魯而紓

於難齊既服晉則魯衛其榮多矣如此則我之齊晉亦

唯天所授齊晉皆大國唯天豈必晉豈必晉國晉人許

之郤克乃許對曰群臣帥賦輿賦兵也輿車也言晉以

為魯衛請於齊為二國請命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

藉薦也言若少有所得則可舉口君之惠也此乃齊君

敢不唯命是聽命之是聽乎及齊國佐盟于爰婁國佐

媚人也與諸侯同盟于爰婁之地汶陽之田本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是魯地為齊

所侵至是晉人使齊復歸於魯○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公十一年莊王欲納

夏姬夏姬有美色申公巫臣曰申公楚申邑之不可言

納夏姬今以夏姬美而納之貪其色也則是貪其美色也貪色為淫貪女色者

謂淫謂淫淫為大罰淫之為罪周書曰周書康誥篇明德慎罰言

王昭明其道德謹慎其刑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王能如此所以明

德務崇之之謂也巫臣解釋書意以為務崇之者欲崇益道德慎罰務去之

之謂也務去之者欲除去刑罰若興諸侯今莊王興諸侯以伐陳以取大罰

若取夏姬是貪色非慎之也謂謹罰也君其圖之勸王

為淫以取大罰莊王乃從其子反欲取之子反公子側

心而圖度之王乃止言不取夏姬子反欲取之也復欲取夏

姬子蠻夏姬之兄也宣公四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弒靈侯

年立而遇弒遂無後焉殺御叔夫也亦蚤歿弒靈侯

陳靈公淫乎夏姬宣公戮夏南次年莊王入出孔儀孔

儀行父亦淫乎夏姬陳魯陳國莊王因遂何不祥如是

靈公遇弒二子奔陳魯陳國陳魯去聲何不祥如是

人之不祥未人生實難人之有生其有不獲歟乎言歟

無為取夏天下多美婦人天下美婦人如何必是何必

不祥子反乃止子反亦從其王遣夏姬歸嫁莊王以夏姬

邲之戰晉人殺棄老以其尸歸至是巫臣聘諸鄭巫臣

取夏姬故因其及共王即位共王以成公元將為陽橋

之役楚伐魯至陽使屈巫聘於齊屈巫即巫臣也共王

勿且告師期且告齊以用巫臣盡室以行巫臣以其室

申叔跪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遇曰異哉嘆巫臣舉夫

子有三軍之懼言巫臣出奔他國楚君必用而又有桑

中之喜謂期我乎桑中者又有此喜也宜將竊妻以

逃者也一則以懼一則以喜及鄭至鄭國以夏姬行

夏姬以行遂奔晉自鄭而而因郤至郤至郤克之族姪以臣

於晉郤至薦巫臣於公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子反怨巫

請以重幣聘晉禁共王言勿其自為謀也則過

矣言巫臣私取夏姬而奔其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其

忠莊王勿納夏姬則去聲忠社稷之固也臣能盡忠則所蓋

多矣言其諫君之忠足且彼若能利國家設使巫臣能

國雖重幣則楚錮之晉將可乎許我也若無益於晉

設使巫臣無重幣錮之晉將弃之晉將自棄何勞錮焉又何待重

也為七年楚滅○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文子士

為上軍佐諸師武子曰無為吾望爾矣乎文子士

責其後入言我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

逆之國人皆喜先入先我若必屬耳目焉則國人視聽皆

我之功是代帥受名也其名也帥謂中軍將郤克帥所

類故不敢所以不入武子曰吾知免矣美文子謙遜不伐

郤伯見郤伯即郤克也公曰子之力也夫景公勞之云

師還而見君



乃汝之對曰君之訓也善則稱君故郤克二三子之力

也諸將皆受君之訓而臣何力之有焉言非已范叔見

也范叔即文子勞之如郤克景公勞之亦曰子對曰庚所

命也荀庚將上軍而不出文子以克之制也郤克中軍

制其節變何力之有焉言非已樂伯見樂伯樂書也亦公

亦如之景公勞之亦曰對曰變之詔也樂書將下軍故

以為出於士士用命也士變之命書何力之有焉非

已之功也傳言將帥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

齊子重名嬰齊前章所謂為陽曰君弱共王新即位群

臣不如先大夫楚之群臣又不及師衆而後可兵多起

可詩曰詩大雅濟濟多士言文王朝廷中多有賢文王

以寧文王以多士輔夫文王猶用衆夫以聖如文王况

吾儕乎何况我之儕輩其去文王也遠且先君莊王屬

之曰我楚先君莊王臨終屬其無德以及遠方言設使

服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其民而善用之乃

大戶於是口已責除其逮鰥老鰥救乏濟其赦罪赦其

悉師盡其王卒盡行王之精兵皆行侵衛先往遂侵

我又侵魯國蓋伐孟孫請往賂之魯大夫孟獻子公衡

為質公衡成公子也為盟于蜀諸國私與楚公衡逃歸

楚師還及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言公衡不

宋而逃歸

年之以弄魯國言逃歸則失信于楚以國將若之何衡

不樂一身之計得誰居居助語也後之人必有任是夫言後

矣如國家何國弄矣是行也楚兵陽晉

知誰與音王國弄矣言魯國為公是行也橋之役君子

辟楚音勝與楚兵遇音避畏其衆也多故避之也君子

曰衆之不可以已也言不可大夫為政子重楚大猶以

衆克尚能因衆力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何况明德之

衆必無敵以服諸侯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周書

於天下也云受有億兆商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引此書者謂商民雖衆離散而亾周有十亂得衆而興

也音泰○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夫鞏朔獻捷于天子

王弗見周定王不出見鞏朔使單襄公辭焉襄公王之三公也食

辭謝之於鞏朔單音善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言南蠻東夷西戎

之淫酒毀常又淫佚沉湎以毀壞王命伐之於是天子

命之淫酒毀常其典常王命伐之命方伯以

伐則有獻捷若得勝焉王親受而勞之天子親受其

勞去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言必獻捷者一則以懲戒

方伯之兄弟甥舅侵敗王畧乃若同姓兄弟之國異姓

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乃若同姓兄弟之國異姓

經畧法度王命伐之伯以伐之告事而已若得勝焉則

敗必邁反王命伐之伯以伐之告事而已若得勝焉則

天子不獻其功俘而獻之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言不

者一則以敬兄弟甥舅之親暱一則今叔父克遂有功

於齊晉同姓國故稱之為叔父也言而不使命卿鎮撫

王室大國三卿三卿命於天子謂之命卿所使來撫余

今晉不使命卿以鎮安撫綏王室所使來撫余

一人今晉所使來撫而鞏伯實來乃是上軍之大未有

職司於王室言鞏朔非命卿其又奸先王之禮又不當

獻焉是奸犯先王余雖欲於鞏伯言我雖欲受其敢廢

舊典亦豈敢廢棄以忝叔父若我棄舊法是夫齊甥舅

之國也齊姜姓世與周室為而大師之後也齊始封之

為周太師寧不亦淫從其欲言齊豈不是淫以怒叔父

也抑豈不可諫誨言齊雖有罪亦豈不可諫戒

士莊伯不能對莊伯即鞏朔也為單王使委於三吏定

乃以鞏朔委屬於三公而待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

告慶之禮使三吏以降於卿禮一等鞏朔晉之大夫雖

禮猶降於卿禮一等也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王既使人詰鞏朔

賄之者畏晉之強故也

癸酉三年宋共公衛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

之尸于楚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郟楚囚知瑩知莊子

二者還莊子知瑩之父以求知瑩歸二者而贖知瑩於

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即知莊子也故楚人許之楚人

首權要故王送知瑩知瑩將行楚曰子其怨我乎言汝

於楚得無對曰二國治戎荀瑩答言晉臣不才我以不

不勝其任不能勝兵戎以為俘馘俘虜也馘割左耳也

獲執事不以釁鼓執事賤者之稱不敢斥言楚君故謙

反執事不以釁鼓稱執事也言楚君不殺我而以其血

塗使歸即戮使就刑戮君之惠也此乃楚君之恩惠也臣實不才

言我實不才故遭執獲又誰敢怨又豈敢怨君乎王曰然則德我乎又謂

汝今得歸如此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荀莖荅言晉楚一國各為社稷之謀

而求紓其民而求紓緩其民使遂其生紓音舒各懲其忿二國各懲戒

忿以相宥也以相赦宥而釋憾焉兩釋繫囚晉釋穀臣之囚楚釋知莖之囚以成

其好以成二國之和好二國有好二國既和好臣不與及於我無所與及

與音其誰敢德又豈敢乎王曰子歸共王又謂汝既得歸何以報

我將以何事對曰臣不任受怨言我未嘗有怨於君君亦

不任受德君亦未嘗有德於我無怨無德我無怨而君無德不知所報有怨則報怨有德則報德二

者咸無故不知所報也王曰雖然共王又言雖是如此必告不穀

汝必告我以相報之謙稱也對曰以君之靈知莖言若假靈累臣

得歸骨於晉使繫囚之臣得以骸骨歸於晉國寡君之以為戮我晉君討其罪

而刑歿且不朽則感荷楚君之恩身雖歿而朽許久反若從君之

惠而免之若賴楚君之惠而得免戮於晉君以賜君之外臣首首荀莖之父也

荀莖晉臣故云楚君之外臣言晉軍以我賜於荀首

而以戮於宗荀首得君之命而戮我於荀氏之宗亦歿且不朽亦身歿而

也若不獲命若荀首請命於君而君不許而使嗣宗職而立我為後

宗之次及於事其次則及於所職軍旅之事而帥偏師其父為上軍

偏師以修封疆而修治晉之封域疆場以禦侵暴雖遇執事雖與楚之其

弗敢違亦不敢違避也其竭力致歿但當竭盡其力致身歿地以與楚戰無有二

師以修封疆而修治晉之封域疆場以禦侵暴雖遇執事雖與楚之其

弗敢違亦不敢違避也其竭力致歿但當竭盡其力致身歿地以與楚戰無有二

心言一心事晉以盡臣禮以盡為臣所以報也言忠於

楚君也所以報王曰晉未可與爭共王聞荀莖之言忠直重為

之禮而歸之乃以厚禮待荀莖之在楚也荀莖未鄭賈

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褚祭也鄭之賈人有貿易於楚

既謀之既與荀莖定謀未行未及而楚人歸之適晉求荀莖於

賈人如晉鄭賈人如荀莖善視之荀莖善如實出已若

其實乎豈敢受其厚待吾小人我商賈之不可以厚誣

君子豈可無功而享其遂適齊於是遂更往

甲戌四年是歲杞襄公卒子公如晉魯成公晉侯見公

不敬晉景公出見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季孫行父言

壽詩曰詩周頌敬之敬之群臣進戒成王重言敬天維

顯思思語辭言人君不可不命不易哉天命靡常受其

夫晉侯之命言晉侯天在諸侯矣言晉侯為諸侯盟主

去留係焉可不敬乎不敬諸侯是所公至自晉成公朝欲求

成于楚而叛晉公怒晉侯不敬已故季文子曰不可言

可從楚晉雖無道景公雖未可叛也未可以其不國大臣

睦其國甚大而而適於我又與魯諸侯聽焉皆聽命焉

未可以貳故我魯之事史佚之志有之周武王太史

記有言如下文所云曰非我族類史佚言凡人非我其心必異則

不肯與我同心  
**楚雖大**  
楚雖是南方之大國  
**非吾族也**  
與魯異姓又是夷狄之國非我族類

也  
**其肯字我乎**  
肯字愛我乎  
**公乃止**  
遂不求成於楚  
○**晉趙嬰**

**通于趙莊姬**  
初晉文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又以女妻莊姬寡居故趙嬰通之是淫其姪婦也

乃盾之弟也  
趙嬰之弟也  
趙嬰通之是淫其姪婦也

**乙亥五年**  
杞悼公元年是歲周定原屏放諸齊  
括怒其

弟嬰之淫亂故  
**嬰曰我在**  
趙嬰言若留我在晉國

氏欲害趙氏以我在故其謀  
**我亾**  
逐我

言我二兄原屏必  
**且人各有能有不能**  
言我雖不能不為淫亂而能使

莊姬護  
**舍我何害**  
雖舍置我罪而留我弗聽  
原屏不聽竟逐之為

八年晉殺  
同括張本  
○**梁山崩**  
梁山在晉地穀梁傳言壅河三日不流  
**晉侯以傳召**

**伯宗**  
傳驛也如今之遞舖晉景公召見伯宗問以山崩之故欲其速來故以傳車召之  
**伯宗辟重**  
在道故伯宗既行之使退也  
**曰辟傳**  
宗伯

命重人避我傳車  
**重人曰待我**  
載重車者若言若無阻我行  
**重人曰待我**  
俟我退而避汝

**捷之速也**  
不若取捷徑之為速也蓋重車運動極難故其言如此  
**問其所**  
伯宗見

理因問其為  
**曰絳人也**  
言我乃絳邑之人  
**問絳事焉**  
伯

又問近日絳  
**曰梁山崩**  
重人答言將召伯宗謀之  
晉君

邑有何事故  
**曰梁山崩**  
梁山忽崩  
**將召伯宗謀之**  
晉君

伯宗來  
**問將若之何**  
伯宗又問梁山  
**曰山有朽壤而崩**  
晉君

謀其事  
**問將若之何**  
伯宗又問梁山  
**曰山有朽壤而崩**  
晉君

重人答言山以  
**可若何**  
如人力無  
**國主山川**  
內名山大川

祭之  
**故山崩川竭**  
大凡有山崩川竭之變  
**君為之不舉**  
為國君者為

為去  
**降服**  
盛服不衣  
**乘縵**  
乘墨車無緣飾  
**徹樂**  
屏去  
**出次**  
舍

於郊過再宿 **祝幣** 命祝官 **史辭** 命史官撰述 **以禮焉**

史以此禮 **其如此而已** 其禮止此 **雖伯宗若之何** 雖召

伯宗伯宗將如之何哉 **伯宗請見之** 伯宗賢重人

不識其為伯宗故答言如此 **遂以告而從之** 告景公而行之

見音現 **不可** 肯見君 **遂以告而從之** 告景公而行之

**鄭伯請成于晉** 自宣公十二年邲之戰鄭遂從楚至 **同**

**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名與諸侯同 盟為明年楚伐鄭張本

**丙子** 周簡王 **六年** 是歲鄭悼公卒弟 **晉侯謀去故絳** 晉

絳邑景公謀徙去之後遷新 **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

田亦號絳邑故謂此為故絳 **沃饒而近監** 監鹽池

**之地** 郇瑕氏古國名晉諸大夫 **沃饒而近監** 監鹽池

乃其地言郇瑕氏土地良沃五 **國利君樂** 民富則國資

谷饒多且近產鹽之地 **監音古** **國利君樂** 其利財多則

君享其樂 **不可失也** 必欲遷都 **韓獻子將新中軍**

音洛下同 **不可失也** 可失此地也 **韓獻子將新中軍**

獻子韓厥也五年晉作六軍 **公揖而入** 景公揖獻

故有新中軍之將 **對曰不可** 答言其地 **郇瑕氏土薄水淺**

**如** 於郇瑕氏否 **對曰不可** 不可遷都 **郇瑕氏土薄水淺**

言郇瑕氏之地其 **其惡易觀** 土薄水淺故其穢惡易 **易**

土則薄其水則淺 **其惡易觀** 見易以跋反 **觀則民愁** 民既愁苦則愈

**觀則民愁** 見地多穢惡故民 **民愁則墊隘** 困於下墊狹隘

之地也 **於是乎有沉溺重膹之疾** 以其墊隘故多患沉

腫之疾 **於是乎有沉溺重膹之疾** 以其墊隘故多患沉

治偽反 **不如新田** 新田之地 **土厚水深** 其土則厚 **居**

**之不疾** 土厚水深故 **有汾澮以流其惡** 又有汾澮二水

故不生疾也 **且民從教** 且其民醇能 **十世之利也** 新

音焚澮古外反 **且民從教** 從上之教令 **十世之利也** 新

即位為一世言十 **夫山澤林監** 積石曰山水鍾曰澤 **國**

世者數之小成也 **夫山澤林監** 竹木曰林監澮曰監 **國**

之寶也四者皆利源所出故為國之寶國饒則民驕逸沃饒而財易得則民驕侈而放

逸近寶公室乃貧近寶則民皆商販而不務本貧富兼稅公室所不可謂樂民驕國貧君何樂焉公說景公聞其從之從

子之遷于新田於是遷都新田之邑○楚子重伐鄭楚使令尹子

聲鄭從晉故也去年鄭請成于晉故伐之晉欒書救鄭欒書晉中軍

與楚師遇與楚師相遇於繞角之地楚師還楚畏晉晉師遂侵蔡蔡

楚之黨故晉兵侵之楚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之二縣趙同趙

括欲戰同括即原屏也欲與楚戰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也將知莊

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莊子荀首佐中軍文子士

中軍三子皆諫言不可與楚戰吾來救鄭言晉兵之救鄭也楚師去我楚兵遇

去吾遂至此我而不即歸遂是遷戮也是我本欲救鄭乃

戮而不已遷戮而無止時又怒楚師又激楚戰必不克遷戮則

敵則難當故無勝楚之理幸而勝楚亦成師以出晉之六

成師而敗楚之二縣僅能戰敗申息二邑何榮之有焉

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設若不能為辱已甚以大而為小

也 不如還也不若全乃遂還欒書從三子於是軍帥之

欲戰者衆當時諸軍之帥欲與或謂欒武子曰或謂即

之欲戰者聖人與衆同欲或人言聖人從是以濟事所以事

子盍從衆言汝何子為大政汝為中軍元帥將酌於民

者也凡事當斟酌於衆子之佐十一人六軍卿佐除元

帥外有荀首荀

戰者

心不可直任已意

三傳卷之三



庚士燮卻錡趙同韓厥趙括鞏其不欲戰三人而已惟

朔韓穿荀躐趙旃凡十一人荀首士燮韓厥欲戰者可謂衆矣其餘八人商書曰周

三人不欲戰耳書洪範三人占假令命三人從二人其二人所言唯一人

衆故也一人則寡二人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亦書

其所見之善鈞平夫善衆之主也天下有至善之理人

如一乃可從之之三卿為主知韓范三卿皆晉可謂衆矣三賢而所見

多從之不亦可乎從三卿之言乃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十三卷終

